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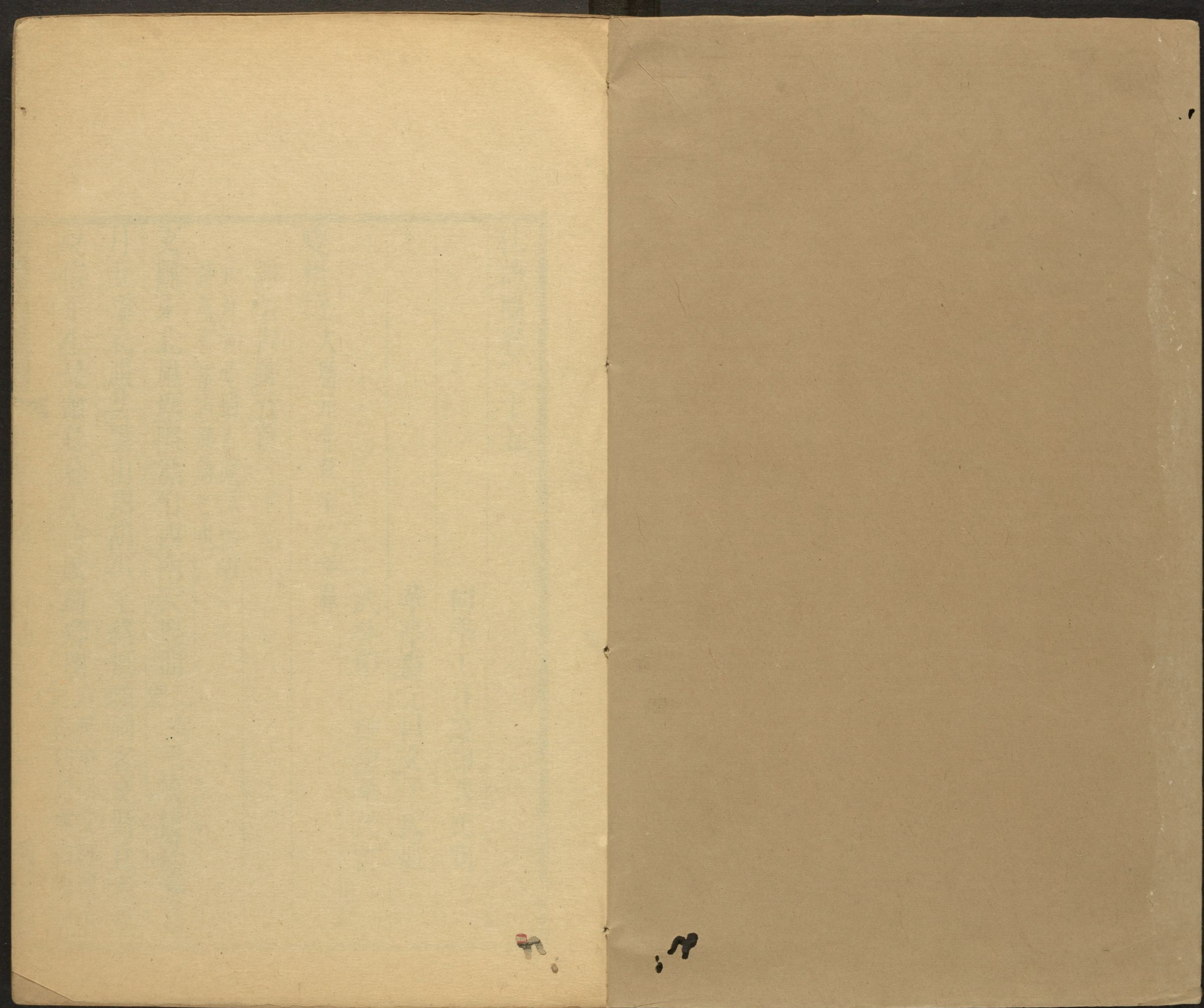
SEP 19 1947

T 5299/2116

(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 1947



杜詩闡卷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知北
印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秋至二年春

詠懷古跡五首

五首皆夔蜀古跡詠懷古跡者有懷古跡詠之也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二句總

三峽樓臺淹日

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鄉關

六句申明支離漂泊之由結以庾信自况

懷東東北齊趙諸州我少年曾遊其地今一望風塵支馬難問矣蜀在天地西南漂泊於此夫豈得已西南有五六峽我今漂泊一若三峽日月可以久淹者西南由六日東北支離耳追維亂原始於祿山當時明皇以祿山不足患不知其事下終成無賴東北支離職此故與今不足患不知其事下終成無賴東北支離職此南漂泊長此安窮也古詞客哀時者莫如庾信信遭侯景亂奔江陵居宋玉宅其平生意况最為蕭瑟至暮年動鄉關之思托諸詩賦哀情同庾信今日亦聊借詩賦一遣旅懷而已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

條異代不同時

以上可知者悲秋之情

江山第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以上可疑者作賦之指

懷宋玉宋玉九辨首章曰悲哉秋之為氣又曰草木搖落而變衰亦哀其師屈原被放夫職也此意惟我深

知耳屈原固宋玉師宋玉之風流儒雅亦我千秋以下異代之師我悵望其人空一灑淚蕭條雖似恨不同時夫宋玉可知者悲秋之情乃宋玉可疑者作賦之指彼高唐神女兩賦宋玉文藻亦宋玉夢思也今江山故宅文藻空留雲雨荒臺夢思何在知宋玉者以為此宋玉文藻不過托之夢思不知宋玉者以為真宋玉夢思喜而形諸文藻最可異者楚宮已泯滅矣至今舟人過此猶指高唐神女之遺跡疑當年果有此事夫為師悲秋之意我深知之為君諷諫之指到今疑之疑之可知者人未必知事之無可疑者竊竊然疑之獨宋玉然哉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

留青塚伴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六句明妃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二句懷

明妃荆門一路巖壑爭趨山川明秀麗人誕焉明也世傳明妃村至今尚在向使不入深宮長為村則春風之面寧到紫臺夜月之魂不留青塚不幸紫臺上長之村長辭矣青塚留生長之村不堪回首矣

其去春風之面不可復識使當年春風之面果能熟
識亦何至有紫臺之去乃元帝草草按圖不復辨其真
與春風之面亦畧識耳及其死夜月之魂未嘗不歸使
當年環珮之聲不出深宮亦何必有魂歸之事乃明妃
死不忘漢惜漢家不贖之生前月夜之魂亦空歸耳凡
此皆明妃所怨恨者此怨恨之情明妃不能自陳猶賴
千載下詞客騷人憑弔追賦如明妃怨明妃曲諸樂府
其怨恨之情分明傳出使當年始終為漢之意亦不至
滅沒也○琵琶本胡樂明妃未嘗有彈琵琶出塞事惟
石崇王明君辭其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
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曰送明君亦爾
者送者自彈琵琶耳石崇辭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
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嘿嘿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嘗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石
崇體明妃意以為琵琶詞其中怨恨歷歷分明故曰分
明怨恨曲中論按明妃傳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
欲妻之明妃上書求歸昭帝勅
令從胡俗環珮空歸公非虛語

蜀王窺吳幸三峽發感在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公自注山有臥龍寺先王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

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

公自注殿今為一寺廟在宮東

體君臣祭祀同

懷先王當年蜀王幸峽本為窺吳之故豈料喪師後
即崩永安先是蜀王為陸遜所敗於秭歸步還魚復改
為永安崩亦於此良可歎也當蜀王伐吳時魚復秭歸
之地連營七百里旌旗蔽空今翠華何在但想像於空
山裏耳玉殿何在亦虛無於野寺中耳然杉松之上水
鶴猶巢伏臘之時村翁尚走况武侯祠屋近在宮東雖
翠華杳渺玉殿虛無瞻仰武侯君臣如其祭祀亦一
體不廢也○先王以孫權襲關羽東征三吳為吳將陸
遜所破當時孔明遂有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征之
語胡致堂亦言之漢主與關張久要深契關為吳所擒
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將出師可也乃以萬
里之主持敵踰年卒為後生新進所圖况吳蜀唇齒不
可相圖此詩窺吳二字便見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
古一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六句孔明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二句懷

孔明三國多人才惟諸葛為漢宗臣耳遺像清高
今想見當諸葛居南陽時吟梁父名臥龍其清高之
致飄飄然如孤雲野鶴迥出塵表至先主三顧許
出然綸巾羽扇清高之致始終不改三分割據之籌策
木出草廬而已定既而從容展布不出乎此人見其為
紆豈知有無容急者斯人也其為清高真雲霄中一人
與不獨非張子布魯子敬可及并高于崔州平龐士元
一等擬之於古殆伊呂非蕭曹也諸葛以管樂自况謙
也陳壽以蕭管亞諸葛妄也夫諸葛以伊呂才指揮天
下何難西滅魏東破吳蕭曹何足比數惜乎指揮未定
耳大抵可為者人難回者天欲成者志不可必者運諸
葛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料
蓋大運已移漢祚難復志雖决身已殲軍務之勞聊報先主於地下云爾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四句總挈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

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

三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

氣恩清識以上詠草書楊公拂篋筍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

不獨觀酒德四句見示

一之生也草書散落珍惜尚少斯人亡秘難得矣一見
亦悽愴生矣但覺悲風起微綃之間古色觀萬里
耳其筆勢之動如羣玉鏘鏘而搖曳其筆勢之直如羣
龍落落而挺節其筆力聯絡若連山蟠於楮上
能放若溟渤漲於行間有練即書何其勤也臨池盡墨
世其西也當其壯年止以俊拔為主及乎晚歲更增精

此畢出張旭以前有王羲之羲之而後但有旭耳旭吳
人爲東吳精稟東吳之逸氣作龍蛇之草書凡具清識
莫不感動而公爲寢食都忘也夫旭之草書多於醉
後醉後能書是亦酒德然使人珍重者誠念揮毫之妙
耳豈但觀其酒德以
醉而能書爲神哉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身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四句總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

四句寫畫

鷹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

時無凡才百中皆用壯

六句感往事

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

二句挽

畫鷹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翻韞

上四句托感

開元中馮紹正以畫鷹傳楊公畫扇非出紹正乃狀貌
若得真傳此扇上鷹其姿矯異各曰殊絕其心清絕各
有所向以擬其疾千里馬禁而不前以言其氣萬人將
差堪與敵畫鷹如此因憶真鷹明皇太平時常於冬十
月幸驪山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雁尤俊異常置駕
前當時天子神武左右總非凡材故用此英物一搏一
擊如狡兔之類盡殺乃止今畫上鷹彷彿似之乃回首
驪山風雪處含元移仗無復昔口徒然摹挈粉墨何益
之有所以然者世屬干戈遊幸少暇豈無真骨老於崖
間彼山中狡兔未嘗絕也真骨雖老其爲君搏擊心未
嘗忘但淪落巖崖力何由用必也置諸韞上親近至尊
乃能翻騰而起爲君除狡兔不難也惜乎不遇先帝坐
令真骨埋沒今日但於畫圖間挹其英姿猛氣哉○此
詩結四句即公進鷲賦中語莫試鈞距空迴斗星衆雛
倘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
於巖高皆是自傷不見試也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火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

重相逢偶然豈足期

六句泛言別離

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送楊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衣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

供前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以上泛舟勉之

巨石橫登陸草露滋

二句赴蜀

出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二句蜀之

去水不還洩雲難定人生聚散猶是耳今日送子往蜀

當暮秋風物蕭條雖長年舟子習於江湖者亦愁絕也豪俊不然蓋豪俊以勲業為事者正值邦家多故相

公坐鎮於此子往赴幕陳蕃之榻必為子解雖子為殿

中秘監其位已高此行倘擇為郡守無須固却蓋以軍

事孔亟供給難違乘勢侵漁所當嚴絕况郡守方面紀

綱在焉欲靖干戈尤當整肅子若辭郡守二事將誰望

也子行矣此去水路則大石阻礙陸行則草露沾衣此

皆風物堪悲者出門之人歲月易馳在家之人懷思獨

切行矣楊子志我言哉○此章要言只難拒供給費四

句欲其佐鴻漸不逮也成都經崔旰亂民已困極鴻漸

至成都又納崔旰重賂夫崔旰本漁奪所得之物鴻漸

不拒公于揚赴幕曰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為鴻漸

言也崔旰殺主帥謀叛紀綱掃地鴻漸至成都但接以

温恭無一言責其干紀紀綱可知公于揚赴幕曰干戈

未甚息紀綱正所持亦為鴻漸言也司馬勝之拜漢嘉

太守固讓不之官故詩中有為郡得固辭句

孟冬

雲安夔州居南方天時氣候都異公作月令詩獨多如

十二月一日七月一日七月三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

日立春孟冬以至或雷或雨或熱或雪

或苦寒無不詳記所謂甲子西南異也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

二句承變

所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

二句應終然減灘瀨暫喜息

蛟螭結挽多

結挽多

夔為殊俗蜀亂未平人還多事今值孟冬天時又轉物
變所為破柑作酸之味一變矣嘗稻作甘之味一變矣
地氣不然入冬而峽寒獨薄雖寒而蠻瘴偏隨惟是瞿
唐之水交冬而淺蛟螭之類水淺則徙是亦可喜者灘
瀨減蛟螭息為干戈靜盜賊滅之象還多事者終無事與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

悶之由

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

景在

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悶在物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

催顏

悶在境

西來三蜀瘴癘都浮南去百蠻風雲為暗悶矣此際捲
簾一望只水此時隱几所見惟山夫白水青山本娛人
之景心有所悶則雖門迎白水坐對青山無非添愁導
恨之物庶假猿鷗以釋悶乃猿自捷也何處攀援而長
不見鷗自輕也何方遊戲而故不還一捷一輕無滯使
然我則欲去而客裝終澀未老而青鏡如催既愧猿鷗

空對山水日與瘴癘風
雲為緣悶安得遣與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二句滄江

十月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四句巫峽中宵動

山本靜物夜亦靜時今巫峽中宵動者則以滄江十月
雷也月令仲秋雷乃收聲蟄蟲坏戶十月雷非無故者
因而龍蛇之蟄者亦驚而不能成蟄十月為天地閉塞
時雷復出地則天地不安於閉塞而劃然爭回轉行夏
今巫峽動何如其聲前而復後却碾空山其勢去而復
來深蟠絕壁彼雷能散雲雨者意如陽臺雲雨為此霹
靂耶竊恐不為此也○十月辛卯燁燁震電小雅誌
皇父之亂當時元載即皇父滄江十月雷五字紀異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二句朝景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鶻無聲過飢鳥下食貪四句朝景病身終不動搖落任

江潭以感歎結

孟冬日行北陸朝旭宜在楚宮南日出霜空氛陰都壽故楚宮以南萬嶺皆含清旭此時朝景中野人喜日出而身獨往野人有事而動也雲木向日出而影相參雲木無情亦動也俊鶻當日出而思搏擊鶻之乘時而動也飢鳥見日出而尋稻梁鳥之及時亦動也獨我病身終不能動江潭搖落奈朝景何

浦帆上聲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四句

朝景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四句

雨朝浦帆初發者夜向晨也郊扉未開者晨猶冷也村落蕭疎黃葉無風自墜野塘寂歷白鷗趁曉先來此時亟望

朝霽乃礎柱潤將雨徵也休全濕疑其已霽洩雲晴雨歇候也欲半回疑其又雨蓋冬行夏令昨夜奔雷陰晴殊未定耳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南極山水古城疎落木荒茂密寒寒

南極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聞近身惟鳥道殊俗自人羣

南極睥睨登哀柝蝻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南極時事

夔南極此地關塞極天青山獨衆其西江漢水與大江合流處至白谷始分此青山白谷間公孫所築白帝城古矣落木蕭疎峽口所設屯戍處亦荒矣寒雲密布此古城荒茂間有蛇焉蛇偶見則易禦常見則難禦有虎焉虎習聞則易防忽聞則難防不獨蛇虎近身之地無非鳥道殊俗之類自爲人羣况時值亂離聽哀柝覽

整弧計此時惟醉尉得志耳夫豈故李將軍之時夔地尚可居否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承上吾知拙養尊起下

朝廷問府王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結挽幽居

巷無居人杖藜尋之墻有餘暄炙背就之居何幽也似此幽居人見為僻我意不然但知拙養為尊也朝廷之事非我所知山野之夫惟稼堪學蓋非府王而與朝廷為不安於拙本山村而習耕稼所養為已尊此時身定棲人當知止燈寒門閉回首杖藜炙背處晚照之在哉○楊惲南山之歌譏刺朝政不免禍患朝廷問府王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西閣夜景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關夜所感

寒日下山忽焉已暮日沉霧起一望皆昏霧密則風生木脫山空風落石而難遏霧散則月出夜靜樓虛月侵門而不避况風聲所傳直聞擊柝之子月色所照恍見無衣之村既憐擊柝又念無衣顧此時危百慮交集無非為爾盜賊故盜賊一日不滅擊柝者何日休無衣者何日遂生嗟爾盜賊至今尚存耶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承動夜扉照席綺逾依

承當樓滿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二句故園松桂發萬里共

清輝二句月圓

月孤矣幾人對此覺當樓滿耳直使寒江之色亦動樓扉孤月當樓樓中有月矣寒江動扉樓中有江矣樓中有江委波不定月波與江波相映也樓中有月照席相依金波與綺席一色也凡此皆圓之故圓則未缺空山

靜圓復高懸。列宿無光。乃月雖圓。人未歸也。松桂無依。清輝徒共。所謂孤月。彌形其孤。然則月圓不轉。怪其哉。圓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

點中宵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

中宵所見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所感

閣峻百尋。綴以綺疏。我中宵散步。其處適見流星過水。其光在水。而水為白。月落動沙。光已去沙。而沙為虛。此時擇木棲者。為知幾鳥。幽鳥非凡鳥。此時潛波底者。是得所魚。巨魚非凡魚。人處亂世。當如魚鳥。未識西閣。是擇木潛波處否。乃親知契。潤兵甲無書。蕭條至此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不寐所聞

見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何處求。

不寐

所感

夜深矣。瞿唐水黑。城內更移。於時月沉於霧。翳翳如無星。近於樓。輝輝若逼。何以不寐。氣衰故耳。氣衰自然不寐。老至使然。我所甘也。亦愁多故耳。心弱何以容愁。世亂使然。我所恨也。當此四郊多壘。直滿山谷。縱有桃源何處。尋耶。

鷗

詠物七章。於鷗賞其遊戲。於猿戒其用奇。於黃魚惜其長大。於白小憐其細微。麋不能善藏。鸚鵡聰明而自損。雞不能遊方之外。皆假物說法。

江浦寒鷗戲。

戲字貫下

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江浦寒矣鷗戲自若一戲而外更無他意其樂趣亦自饒矣鷗戲何如鷗有玉羽戲而時翻却思翻者翻得有還見落浦及其風生一任飄江似此滄海之上其羣不一游戲之趣當無日不然也○春苗當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四句美其

知幾戒其用奇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四句

猿聲啼壁未見其形先聞其聲隱矣猿身挂枝既聞其聲旋現其形見矣夫人處世不免艱難所以踟躕隱見出不輕出處不竟處彼猿有何艱難乃時隱虛壁時見冷枝一似知隱見之幾者夫啼壁挂枝難矣猿由慣習

故從衆同然抑啼壁挂枝危矣猿以全生或用奇所致然用奇未可恃倘恃便捷至騰前林父子不保悔之晚矣○國策環山者三騰山者五故曰騰每及父子相離如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哀號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類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筍

相沿久

承首

風雷肯為神

承次

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申足上意

巴俗黃魚出浪日新者蜀人嗜魚也如何脂膏兼以飼犬雖曰長大其如身不為人容何夫日日出浪則筒筍取魚相沿已久長大不容則風雷雖神孰為爾神犬抵風雷原肯變化夫物特不能為塊然長大如黃魚者亦變化之甚者或槁死泥沙并不為筒筍所見取回首龍鱗反怪其變化之神速亦已愚矣○此詩即公鵬賦中

謂鷓鴣之屬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
大如人味不足珍之意皆指庸流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八肆

銀花亂傾箱雪片虛六句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蜀人

白小為魚雖則細微羣分一命二寸之質分定天然夫豈不欲變化於二寸外而不可得是即命也似此細微空霑水族庶幾安命乃可免取無奈風俗不然何以其細微比諸園蔬而入肆如花傾箱若雪矣彼生成之道拾卵保生此白小之魚盡取忘義何夔俗之貪耶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盡取物不幸生夔大小皆不能自全如此

麋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四句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四句

麋生清溪可與長年何至永別一別清溪真成永訣矣夫被繡入廟不如曳尾泥塗麋舍清溪偕玉饌人為麋幸不知其身供刀俎亦已久矣麋亦何樂蒙此寵將為彼鹿麋類耳鹿有才能常隨仙隱麋惟拙劣命懸庖厨亦何恨之有獨是處此亂世已輕全物欲自全者計惟嘿足容耳麋不能然庖厨之禍又焉能免今日衣冠盜賊同一饕餮以我微軀供彼七箸麋真昧於保身矣○永與清溪別語甚悲痛揚雄投閣陸機入洛皆是亂世輕全物此管寧遼海龐公鹿門欲為天地間完人耳

鷓鴣

鷓鴣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謾多知二句

明未有開籠日空慙宿舊枝二句寫愁思世人憐復損何

用羽毛奇二句感歎

雞
鳥靈鳥嬉遊高峻愁思為何蓋由自負聰明離羣思
刃耳雖有翠衿不覺渾短為恃紅嘴翻惜多知而况閉
之籠中故巢終遠世人愛其聰明未嘗不憐妬其羽毛
又復遭損安用此翠衿紅嘴為○爾衡鸚鵡賦曰長
遠慕哀鳴感類放臣屢歎棄婦欷歔感生平之遊處若
堯箴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苦胡越之異區公曰今
思憶別離
取材於此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

二句巫峽

雞之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

二句失旦使然

氣交亭育際巫峽漏

司南

二句解失旦之故

雞有五德三號後日此常度也殊方聽之往往失次失
次而曉雞無慙哉彼物情猶人情殊方之人情有異雞
何獨不然既已失次不足司晨以之充庖何爾之
然雞有五德何至於此或者入冬節氣正交生有司

之旦至於偶漏
不足為雞咎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

公自注李白高適

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

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與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以上叙昔遊之地

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

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射獵起黃埃

以上叙昔

遊時

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

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

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景晏楚山

深水鶴去徘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以上昔遊所感

我天寶初載客遊交州與高李兩公同登單父臺上遠見寒蕪直際碣石夫碣石在薊而寒蕪遠際則風雲來萬里矣於時桑柘落飛藿亂清霜隕禽獸號秋氣悲哉猶幸國家全盛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開邊之心正侈故邊功盛者威望三台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開邊之心正侈故猛士貪功名將帥得入相駕馭大權亦得矣惟時祿山已為范陽節度使幽燕用兵邊事日壞竭粳稻以供漁陽泛雲帆以給薊北祿山部下肉食者號三十萬每射獵黃塵四起然則我遊交州登單父臺時隔河長眺所見寒蕪際碣石者即此幽燕處哉我當青歲顧此時事志便摧頽不復思有為也况今老大故交零落惟有憶昔揮涕撫今懷才耳大抵太平之世不見賢才禍亂之餘便思嶽降今日高李雖逝豈無駿骨龍媒如商山四皓出定儲君者如南陽孔明起扶蜀王者如呂尚垂暮建功名封國邑者如傳說致主奏鹽梅成中興者乃竟楚山日暮水鶴高飛哉我本龐公性耽僻隱縱未能攜妻採藥遠赴鹿門亦且挈子固窮蒼苔長臥矣他何

慕焉○商山等句應指李泌當肅宗即位靈武時得失未定李泌謂位雖即凡事須待上皇歸得失遂定及肅宗表請上皇語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泌謂如此上皇不歸矣已而表至上皇欲不歸是上皇有嫌猜也李泌易表至上皇喜乃還嫌猜盡釋故曰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上皇奔蜀唐人多以蜀主比之當時靈武扈從功臣皆封國邑如呂尚而晉翼八相者如傳說故曰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李泌辭歸衡山歲久不召公益傷之故曰景晏楚山深水鶴去徘徊自公亦扈從舊臣不蒙介推之賞諫垣不終旋見放逐自安龐公已耳故曰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無非昔遊所感

寄村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

身何往風塵病不辭二句承峽中為客恨封書兩行淚霑灑衰新詩

句承江上憶君時

我年彌促寒日短矣嚴公長逝而我無依窮猿悲矣所
由天涯作客重有峽中流落棲遲江上轉憶與君同在
嚴幕時也我峽中為客則天地雖大一身何往風塵失
足老病安辭我江上憶君既封書述為客之情復題詩
志在幕之痛聚散存沒之感一時交集子念此否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鮮于名吳仲通子往公上仲通詩有
鳳穴雛皆好句今遷巴州者亦一也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提鮮于萬州

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

藩州

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

恩

四句送

爾翁人傑曾官京兆尹而况父子六人皆有令聞琳琅
盛矣所以朝廷注意今日子由萬州遷巴州獨與鄰近
之名藩一時送行者祖餞客多維舟日久寒江水落觸
石聲喧我獨為君進一辭曰看君妙為政夫吏治以政

為先此去為政貴有殊績有殊績斯有殊恩先時京兆
何難復踵其休哉○按仲通長於吏治子能繼之萬州
碑載鮮于吳政績甚
詳宜有妙為政句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二句期宿不到

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

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見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六句

寫不到情景

我前問子得來宿之訊直至三度相期而不到意必欲
索我所期之故以不到要我耳子不來我貯匣琴而待
知已虛夜夜矣子不來子在手板而迎上官自朝朝矣
我之匣琴既虛夜夜所以金鐘之吼徒徹霜天花蠟之
催空銷炬影不見子來同宿也子之手板既自朝朝所
以江檻之際不見王喬早見之浮但有烏影虛疑是子
而所期勿踐也子心忍矣

西閣曝日

凜冽倦立冬負暄嗜飛閣二句題面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

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托歆傾

煇注眼容易收病脚以上曝日之樂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朋

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卽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以上曝日所感

立冬凜冽登閣嬾矣惟是閣西日東能納朝旭偶愛於此一曝耳彼司立冬者顓頊凜冽之氣附着逼人今負

暄西閣覺羲和之德澤一流顓頊之倚薄有愧蓋太陽一照窮陰無色其理然也於時毛髮融和肌膚沃若雖

閣上傾歆有煩注眼然衰氣有托病脚可收負暄之可嗜如此但自顧流離何異木杪之猿自顧蹒躓有類山

巔之鶴而况朋知落落哀樂無常雖偶爾事緣情賦詩乃轉盼之間便成陳跡豈獨我也古來聖賢大率如

此人壽幾何憂世豈復我事哉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二句題面刺繡五紋添弱

線吹葭六琯動飛灰承冬至至陽生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

欲放梅承春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二句小至之感

天時與人事相因日相催而未有已就冬至言之纔陽生春又來也不見綵絲量日短線為添玉琯吹溫死灰

亦動陽生如此岸柳之容有情待臘山梅之意故欲衝寒春又來如此今日書雲物志休咎未嘗有殊乃舉目

山河鄉國則異何以遣此掌中

有杯教兒且覆度此佳辰云爾

縛雞行
夔人於物忍矣黃魚以長大不容白小以細微不免麀

供養餐雞入庖厨歷觀公詠物諸作無非為夔人說法

縛雞一章
亦是指點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二句家中厭雞食蟲

蟻縛雞不知雞賣還遭烹縛雞蟲雞於人何厚薄我叱奴

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四句

蟲雞之類大小已分愛蟲棄雞蟲何厚雞何薄况愛蟲而雞還烹是以愛蟲故烹雞人情溺小害太大率類是叱奴解縛使蟲雞得失白還蟲雞於蟲不任怨於雞不任德注目寒江獨倚山閣天下皆可作蟲雞觀我心何必存蟲雞見也○曹操謂呂布曰縛虎不得不急縛急二字本此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點玉頓驂飄赤汗跼踏顧長楸

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四句舉鞭如有問欲伴習家池

二句
寓感

荆南有名馬相傳是衛尚書玉腕騮也我聞此騮當其休息飄汗如珠有時在旣望途思騁其勇如此尚書乘以禦敵雖安史之患頻年未靖乃乾坤之大一戰已收固尚書之雄才亦此騮之神駿今日時平亮無舉鞭問者倘有問及此騮久伴習池亦知其有老驥千里之思否○詩意似諷朝廷不用伯玉以平蜀亂結二句可見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

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鶯飛避暖勁翮

思秋之甚渺不可得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題中勁翮思在野只

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題中羅者久一生自獵知無

敵百中爭能恥下韝題中渺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

莫深憂將鵬兔

此鷹起時飛白雲止時立白玉真白鷹也惟勁翮思秋故奇毛不惜恣意遠遊似此奇毛弋人雖慕但教心力破耳况高飛遠舉思網羅求之哉凡鷹之獵必待招呼獨此奇毛恥因人以立功一生自獵信乎無敵故不獵則已獵則百中爭能競勝不屑下韝以受制於人特立有如此者莫大於鵬其翌垂天見此奇毛亦須退避至禿其小者三窟既避何屑搏之更不必深憂也已○下韝者必不能自獵呂布所以遭急縛自獵者必不肯下韝關羽所以辭曹公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

冬幾夜宿陽臺四句寫其黑虞羅自覺虛施巧題中久取竟未能得春雁

同歸必見猜題中騫飛避暖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結還毛骨有異

黑鷹亦人間所有此獨有異疑從北極度海來者凡鷹之翔必矯其翅此獨正翮惟正翮毛骨有異皆見矣當其搏風遠超紫塞從北極而來至於玄冬夜宿陽臺非人間所有豈無虞人百計籠絡其如巧為虛設亦有春雁不勝疑忌要之猜亦無庸萬里寒空只須一日從此渺不可得祇令人歎金眸玉爪為不凡材耳○奇毛以力勝正翮以德勝見猜所以施巧虛施巧焉用見猜此劉表不能致龐公李密不能招徐洪客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

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別駕將命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遣弟傳書之故楚宮臘送荆門水赴江陵白帝

雲偷碧海春去夔州與報惠連詩不惜知我斑鬢總如銀因示

從弟

中丞鎮夔畫熊頻出幸有愛弟飛鶴傳書中丞治夔與江陵為隔屬不知五州防禦使則隸江陵節度中丞遷轉是職江陵之役不可已也然則愛弟將命亦起居尚書太夫人故耳當此楚宮臘盡凍解冰漸白帝雲生氣暖看近中丞遣弟我亦念弟乘別駕江陵之便寄詩真運不惜將詩慰我遠念豈不知我老矣斑鬢非昔耶○公於位以前必書杜位書從弟位僅此章耳以別於中丞弟栢二別駕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

閣夜霽景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閣夜感歎

歲云暮矣陰陽交迫人壽幾何幸寒宵獨霽夜景空明耳寒宵霽故鼓角之聲分外悲壯星河之影更覺動搖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鼓角聲悲民怨可知傳曰星搖則民勞星河動搖民勞可知宜乎野哭者有千家夷歌

者有幾處野哭者多因戰伐不歸嘆我猶逢戰伐也夷歌者自覺漁樵堪老歎我不如漁樵也因念時無臥龍故至此乃臥龍者昔曾有之今已黃土因慨時多躍馬故至此乃躍馬者昔曾為患今亦黃土微獨往者似我人事蕭條音書斷絕漫漫長夜亦何以為情哉

灤西寒望

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謂之灤卽市暨處居人分左右謂灤東灤西本是寒望灤西題却灤西寒望蓋意中先有灤西因寒望也

水色會羣動朝光切太虛

二句灤西

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

二句望

猿挂時相學鷗行迥自如

二句望中所見

瞿唐春欲至定卜

灤西居

二句望之意

當此西閣曉寒遙見灤西山谷水色澄明若合羣動灤西人家如在水中又見朝光起伏直切太虛灤西人家

山在天。上我所願從者。只因年日侵衰。常恐留滯。未能
即移。然與所遠寄。到處萍踪。更無他事。望中所見者。猿
挂林木。相學為戲。猿相學。猿自樂其羣。可以人而終索
處也。鷗行水上。炯然自如。鷗自如。鷗不昧所往。可以人
而無定居也。瞿唐春暖。定卜讓西。悵望云乎哉。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

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六句夜宿西閣將曉之景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

歸二句曉感

更漏殘時將曉矣。雨雪微曉將霽矣。閣懸綃幕。霽色早
通。城橫玉繩。星光漸少。近馬門。端刻鵲已逗晨輝。遠馬
檣上神烏亦離舊處。於時俯看大江。其流甚細。若為出峽者。示以安流。使早歸也。寒江多情矣。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

四句西閣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四句呈元

之意

殘冬木落。安得稠也。雲抱之稠耳。因而寒空之色。繞閣
不去矣。而况積雪滿崖。疑化為石。寒風飄幔。若欲辭樓
西閣。蕭索如此。乃時事更有難言者。當此吐蕃侵犯。頻
年為患。內外將相。全無遠謀。元曹長邊疆外吏。能憂王
室。時時話及。足以愧當時之為將相者。夫王室可憂。我
憂之。而更無人憂。則愈憂。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有人焉
共憂。則足以分其憂。安得當國者。盡曹長其人也。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

二句自傷

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

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若傷神。

六句送舅

絕域不堪况當歲暮浮生無着兼復病身幸舅氏來相
慰藉耳如將別何今日之別為感甚深非辭他人辭舅
氏也今日之別難必其後豈無他人不如舅氏也舅氏
此行直下柱邵行踪縹緲何處他鄉我於弱歲母氏早
亡言念三遷毋教不遠追維我母如孟母益念舅氏非
他人乃雲水他鄉昏昏阻絕側身一望黯然神傷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

二句承人

舟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四句

應荆南

自至德間中原多故兩京衣冠盡投荆南即避蜀亂而
下者亮亦盡矣君今何為復有此行夫朝辭白帝暮抵
江陵我嘗日擊所以于今日買薪此刻猶在白帝城邊
鳴櫓片時已到江陵沙市也因想子到荆南時衡霍春
生得氣最早瀟湘波湧其海俱浮此去江陵又當卜
宅以子佳客主人傾心此時卜宅必在庾信荒林哉

不離西閣二首

欲離西閣先作不離西閣曰不離者深欲離也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

四句欲離

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四句

反詰

首章西閣可離今非江柳時也乃非時已發非江花
時也乃當冷而開由南方有瘴臘日如春耳我自春留
寓臘盡春生歲月如流歎兒曹之失學萍踪靡定聽此
身之無家我意且棲遲西閣但不知西閣之意欲別我
抑留我我從此逝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停

承上

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

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

四句西閣之景

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二句見不離之意

次章不離西閣。西閣亦何情。原從人別人自故。停耳。停者愛此西閣外。多勝事也。遠見江雲淨。飄素練。近觀石壁翠。斷空青。曉則紅日一輪。滄海先湧。夜而明星萬點。銀河倒懸。吁可駭也。一似平生未曾目擊。此日初經者。然西閣可離。未可離。我不為西閣留。豈為西閣去耶。

謂真諦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四句真諦

寺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四句

師謂

此蘭若在煙嵐中。我行其處。但見細石間。凍泉時結。長松上。晴雪常飄。於焉謁師。進而問法。法有正法。戒律是也。法原無法。無上教是也。我於詩律已細。一經問法。覺詩律皆妄。退而觀身。身有真身。心地初是也。身原無身。

四大無住着是也。我向藏身於酒。一旦反觀。覺酒味非真。詩酒之業空矣。其如妻子何。我視妻子如敝屣。無奈天涯骨肉。未能即拋。割妻子。便可卜前峯。今既未能。將終老塵緣也。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

二句首尾對照

青衿胄子困

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

二句學上時難羨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

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四句房魏不復見

今日無房魏。兩公矣。所以太宗時。十八學士。此盛亦不可復得。彼青衿胄子。不但瀛洲絕望。直因泥塗。誰為開館以延之者。但有白馬將軍。威若雷電。青衿受其困辱。冀得朱雲。廷諍力救。惜乎少似。徒歎折檻嶙峋而已。太宗時。房魏固不復見矣。立宗時。婁公宋公。亦皆直臣。婁公不語。宋公便語。嗚呼。皆不復見矣。○大曆元年冬。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服朱紫。為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青衿胄子。僕僕朝恩前。故

困泥塗朝恩以觀軍容使判監事是白馬將軍也當
時惟常袞言成均之任不宜以官官領之上不聽故曰
折檻空
嶙峋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遷居赤甲炙背可以獻天

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

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六句寫遷居赤甲之情事

卜居赤甲遷居又新矣去年暮春到夔巫山楚水之春
已經兩見赤甲無他樂惟有炙背炙背之樂堪獻天子
借不能達赤甲無他味但有美芹美芹之味野人知之
所從來者假使我而出炙背之樂天子似可獻我而處
美芹之味野人原自知之我其出乎處乎鄭薛郗岑郎
中評事皆野人之友可與其炙背樂同美芹味者所幸
居荆州如鄭審薛據自赤甲而往寄書漸近所惜蜀客
如郗昂岑參距赤甲已遙漸非我鄰庶幾郎中評事朝

夕晤對我雖病中可與痛飲我有炙背真樂非深酌不
見有美芹真味非深酌不悉我為郎中評事道之倘有
意於炙背樂出獻天子或有意於美芹味處共野人庶
郎中評事不失為真相知即今日遷居赤甲亦不至歎
離羣也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二句宅勢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多添

花亞欲移竹身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六句宅

此宅後背赤甲前對白鹽形勝何險絕哉已客居頗遷
次頻遷次終客居豈不有愧所幸春色漸添不似西閭
時窮冬蕭索耳花可愛竹礙之須移竹以出花身欲窺
簾蔽之當捲簾以通身惟是年衰頻移未免有恨今不
敢恨者背赤甲當白鹽兼此勝
槩是亦客居之差強人意者

亂後居難定遷居之故春歸客未還遷居之感水生魚復浦雲暖麝

香山

頂春

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

函關

承客未還意

客居誠愧遷次亦亂後不得已耳惟是去歲之春今歲已歸今歲之人依然作客為可歎也春歸則水生浦上魚復非昨春歸則雲暖山間麝香如聞其如客未還何自顧白髮蕭疎僅餘半頂人愈老頭愈童矣且杖頭斑剝不覺過眉身彌憊杖彌長也猶幸赤甲山下驛使往來函關消息得而詳問聊以當歸云爾○時周智光反華州故問函關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

二句思江陵

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

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

四句遷赤甲

只應與兒子飄轉任

浮生

結還不能即去意

歸州有宋玉宅雲氣往來直通白帝城邊於赤甲亦咫尺耳我欲卜居於彼徒以老病故淹留到今况自顧旅

食豈有宋玉才名輒思比鄰而處惟是赤甲此居適當峽口兩崖之風常急又對江流洶湧之氣不平是兩山勝槩雖曰可喜一江風浪亦所難堪自傷浮生茫無定着祇攜兒輩任所漂流而已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

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行將孔子行雲莫自濕羅衣

六句雨不絕

眼邊江舸何匆促未

流逆浪歸

二句感諷

雨甚則有聲是為鳴雨鳴雨既過微雨繼之搖颺空中者如絲不絕也階前短草泥亦不亂夫短草易沾泥而且不亂長者可知院裏長條風亦乍稀夫長條易引風而且乍稀短者可知石燕舞而雨作此時零陵石燕還自舞否想亦將乳子而無暇朝雲行而雨來此時楚臺朝雲尚爾行否只恐濕仙衣而不必彼江舸宜待雨止安流而歸顧乃逆浪遄征哉○結二句隱見世亂未夷不如閉戶與李白橫江詞同意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
而怯出必愆佳
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

二句已逗許
迎不到意

浮雲不

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好醉于馬上

往來輕

四句俱寫起坐
時望迎之情

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

行

二句結
還題面

評事從江閣邀賓許我以馬起坐至午遲遲未到耶起
坐時見浮雲之合幾負青春色思及許馬迎雖有浮雲
終然必往青春色何負起坐時見細雨之來幾孤白帝
城思及許馬迎雖有細雨不礙其行白帝城何孤君果
來迎我向白帝城往身過花間露濕亦好我果赴飲還
從白帝城歸醉於馬上往來亦輕我則躊躇已定君則
迎馬不來揣君之意疑我皓首怯於衝泥似此之疑真
虛疑也豈知我老而矍鑠傍險能行銀鞍之少則實少

哉佳期之愆評
事自愆之耳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

渚日落夢相牽

四句
晝夢

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

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四句
後所感

曉亦有節二月多睡者不獨夜短故而晝分思眠也只
因二月桃花氣暖不覺困人日未落而春夢已辛耳我
久不歸故鄉此時夢中恍見故鄉門巷在荆棘底我久
不還中原此時夢中恍見中原君臣在豺虎邊嗚呼何
以至此都因用兵久農務荒橫吏索錢普天皆是當此
二月安得使耕夫緣畝戰鬪盡息牧民者皆良吏久客
者得還鄉嗚呼除非夢矣○時周智光作亂華州詔加
僕射智光慢罵自云挾天子令諸侯惟智光能之是中
原君臣豺
虎邊也

杜詩圖卷二十五 終

杜詩圖

杜詩圖卷二十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

邛山路風花白帝城

六句熟食日

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二句

示宗文宗武

我抱病來遊江漢羈棲既久熟食頻逢萬里他鄉清明又逼無奈茫茫松栢遠在邛山漠漠風花自飛白帝夫

我之父母不能享我祭掃乃汝曹長大又復催我暮年
回首丘墟涕泗縱橫矣○却山是北却山在河南公先
墓在焉公祭外祖祖母文亦曰
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却山之曲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

四句承前

結意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四句

因示兒及弟妹

令節他鄉徒成我老他年寒食汝心思我當亦如我今
日思先人也况浮生倏忽與物俱遷今日此白帝風花
他年即却山松栢且為恨深長與年俱積死者固九原
堪痛生者亦各天可悲蓋弟在長葛音問既遙妹在江
州瞻望勿及生死聚散百端交集惟有行
坐不寧白頭吟歎耳因示兩兒使知我情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

二句晴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

四句新晴景物

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

紛

遙慨前此久雨巫山都暗今巫山猶是若開錦繡焉當其暗
時紅碧莫辨新晴而后錦繡之文有碧者初亦不知為
草也循碧溯之知為湖外草有紅者初若不見為雲也
循紅望之見為海東雲碧草紅雲本是尋常久雨新晴
若出意外向者未晴鶯亦獨立在陰耳今出林之聲竟
日相和向者未晴鶴亦獨立在陰耳今出林之聲竟
數羣獨野花異是開既遭雨乾又被風而紛紛急落是
碧草紅雲林鶯野鶴皆得新晴之樂獨此野花向隅為
可歎耳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
衝塞盡日氣射江深
六句晴景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關心
二句感懷

不獨鶯求友聲相和也。啼鳥亦喜晴，爭引子而出。啼鳥雖引子，鳴鶴又不然。若別有戀久而不歸者，啼鳥引子為何？貪下食也。遭泥忽去，鳴鶴不歸，為何恨久陰也。高飛自得，想前此雨聲衝塞已盡，喜此時日氣射江，何深獨周南客滯，魏關心懸晴，雖可喜，有耿耿不禁者。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

四句

牛馬行無色

承密字

蛟龍鬪不開

承驟字

干戈盛陰氣，未必自

陽臺

二句感時

皇天休雨，誠為可賀。賀之未幾，地復出雷，是可喜者。天可憂者，地晴難恃，雨當防。如此未幾，雨勢之驟，忽然浮峽，使人不及防。雨勢之密，黯然渡江，使人無可防。其密也，直使牛馬之行無色。其驟也，一若蛟龍之鬪，正酣揆厥所由，干戈久陰，氣盛耳。豈因此地有陽臺，朝雲暮雨之故哉。○舊註曰：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是也。牛馬句言

瘡痍未起，蛟龍句言戰鬪未休。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

四句

之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灤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四句

卜居後事

我翹首故鄉，亦羨歸飛之遼東鶴耳。乃終成留滯，竟同越吟之楚執珪焉。既不能歸，則碧海之遊，雖然未遂。丹梯之覓，亦不可遲。灤西是矣。此地勢連江北，雲嶂儘寬。地屬腴田，春耕可破。我行當在暮春，此時桃花爛熳，遷客到此，有迷於問津者。灤西為桃花源，是真丹梯。聊以慰我碧海之思云。○遼東鶴、碧海、丹梯、桃花源，皆屬仙境。公連類及之。莊舄官楚執珪。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二句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四句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

茲二句感懷暗伏下意我客三峽久嗟遷次今日暮春再與相期

首拈暮春者亦為移居之故彼百舌過時漸欲無語繁華開盡更

有幾時况谷虛則雲氣無根其出必薄何暮春之雲若有

若無也波亂則日華無定其去亦遲何暮春之日有意無意也凡此似可哀傷者但我哀傷只在戰伐春暮云乎哉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

江北草旅食灤西雲六句遷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結

意久客次拈灤西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此地

不然北郊雖有千樹安在其比封君也然我來此者原

非侈心千樹比跡封君亦不過晦跡干戈同羣鳥獸耳

所以出而畏人潛踪江草退而旅食借庇灤雲至若巴

渝曲所云竹枝歌我何樂聞不意飽聞者三年於此然則封君真虛語巴渝曲乃真飽聞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二句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六句自述

意賃屋三拈新賃草屋綵雲不白其奈朝陰錦樹非青其如

將雨因念身世間文章何在功名何在所餘者雙蓬鬢

耳乾坤內故國何在故園何在所庇者一草亭耳歲月

未嘗短哀歌則時自短似此身世乾坤誰為百年計者

平生本獨醒醉舞將為誰醒似此身世乾坤甘為干日

醉矣當此細雨荷鋤獨立惟猿吟翠屏與細雨荷鋤者

結世外伴而已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四句追感

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二句移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

家二句傷時事

末二章是題意。我壯年抱稷契之志亦學書劍思有為所恨者學書本欲致君今學書既無成學劍本欲戡亂今學劍又無成泥沙之委誠足痛者然亦嘗受拾遺矣事王未嘗無祿乃隨遭敗斥矣浮生不能踰涯所以病滯高齋常依藥餌身羈絕域易改春華浮生如此况逢喪亂自顧方小丹心尚存奈彼克藩鷹眼未化豈不思茫茫率土莫非王臣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乃甘心逆節坐此不臣之誅興言及此事王之懷有勃勃欲動者夫豈丹心徒破泥沙終老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慙鴛鴦行四句正見

丹心破未一家意時危人事急承豺風逆羽毛傷承鴛落日悲江

漢中宵淚滿床結到濟世句

承上章。喪亂未平濟世難緩豈不欲歸朝陳策奈前途有限受省郎而事業遂終也彼率土莫非王臣有自外者即為豺虎豺虎之鬪未息故濟世之策思陳耳天下尚多豺虎凡置身鴛鴦者所當僂力鴛鴦之列空慙因我省郎之職未赴耳顧此豺虎既時危而人事急念此鴛鴦又風逆而羽毛傷不見落日西去江漢東流撫景傷懷惟有中宵拊枕涕淚滿床耳。○公身處干戈戰伐之餘乾坤搶攘君父際違朝廷無救時之人邊鎮多逆節之將自傷年紀逝邁踪跡飄流羽毛既傷丹心徒破正老臣萬里何以為家之日灑西草亭聊寄跡耳故有後二首。

江雨有懷鄭典設

時公居灑西鄭居灑東

春雨閭閻巫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籍不禁風四句江雨籠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二句 雨景 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二句

有懷 瀼在山谷間雨來則聞我聞陽臺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是雨必自楚宮來耳當雨驟時江因風擁亂波分披至於打岸且雲隨風走弱雲狼籍不能禁風少焉風定雨稀雨之寵光潤於蕙葉覺其多碧偏與雨之點注受於桃花見其小紅乍舒寵光者潤於外點注者受於內對此紅碧因憶子真無奈瀼岸勢高石頭路滑爾我東西亦奈之何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二句時 洶洶人寰猶

未定時時戰鬪欲何須二句不入

朝為非計 猶憶天寶末年祿山倡亂其後思明繼之自二克授首人寰洶洶猶戰鬪時聞者欲何為耶或者尚未悔悟也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有不得不 周宣漢武

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有不可不入朝之理

諸節度未入朝者以今王非周宣漢武故仍為亂賊自外忠孝豈知社稷蒼生計在必安即如蠻夷雜種吐蕃党項歲歲相干無損於國亦錯悞自失計耳今王是中興周宣戡亂漢武有君如此諸節度一入朝為忠臣孝子視亂賊何如也○自古亂臣賊子但貪一時富貴不顧身後斧鉞孝子忠臣所重萬世名節遂輕一日刀鋸為臣子者誠思奸骨既寒猶蒙筆伐幽光已隕尚有口褒何苦不為忠孝後代看三字是春秋之指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點承 始是乾坤王室

正却令江漢客魂消點歡

喜 今果入朝矣道路喧傳者胥曰河北將軍盡入本朝前此乾坤未是今臣節修王室正乾坤始是耳能不令江漢上客魂暗銷形之口號耶

不道諸臣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追言未 擁兵相學干

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

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客魂消者有故猶憶吐蕃入寇乘輿播遷諸道不聞有一人通表者我不料其然謂必有他故耳或者兵力寡

弱入援無益不道擁兵相學干戈自銳也或者遣使敦諭朝廷未遑不道萬里往來徒勞使臣也然則如之何

不赴此日猜疑今盡釋矣○先是程元振用事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皆不以聞故邊將離心四十日無隻輪入

關公極力為諸節度洗脫前非曰不道曰茫然曰遣人猜見得主憂臣辱人人共憤當時援兵不入我亦不信

今果見其無他二十八字足令諸藩心死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朝

寫入與王會盡妖氛

掃聖壽宜過一萬春

寫入與王會盡妖氛

寫歡

猶是河北節度跋扈則為亂賊人朝則為正臣遙知拜舞入朝鳴鏘玉即朝廷從此偃武不用豈謂無人益

由興王一出妖氛盡掃會見四方來賀天子萬壽也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

二句承上燕趙休衿

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二句正見英雄聖哲

追維天寶亂源多由明皇寵幸貴妃使祿山出入宮禁禍階已兆明皇見之不早胡雛巨測河北之患直至於

今惟英雄見事有若通神聖哲為心不敢縱恣為能杜

患未然耳河北古燕趙地多出佳人諸節度入朝莫矜

地出佳人希冀進幸今日天子英雄聖哲親賢人遠女謁才人之選我知免矣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

自傷留滯

子草奏何人人帝鄉

自傷不

諸節度入朝矣我白首為郎豈有朝天之日徒然抱病

江天耳江天所見者空山樓閣春光已暮遙想鳴鏘

王之侶是日得觀天顏自傷留滯不得躬逢其盛又歎

帝鄉遼遠今日草奏條陳者更有何人也○草奏公必

因諸藩入朝條陳久安之策如羊祜所云平吳之後正煩聖慮意

七

七

七

七

七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河北始於遼東包茅重入歸

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之期望

河北自遼東始。澶漫山東者。舊有一百州。削成環繞。以為朝廷屏翰者。向時滄海諸州未歸。禹貢入朝后。尚其輸包茅。供王祭。盡東海頭。悉歸關內。諸節度勉乎哉。

東逾遼水北溇沱亦星象風雲氣色和紫氣關臨天

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之敬動

河北不獨遼東。直至燕之溇沱河矣。入朝後。干戈息。文德修。星象風雲皆有喜色。河北盡處。即長安之函谷關。諸公不見函谷關前紫氣遙臨。天地雄潤。則今日燕地黃金臺其所貯俊賢無非朝廷之譽髦。諸節度尚修貢士之職。可也。

漁陽突騎邯鄲兒亦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

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辭諷

河北不獨漁陽。直抵趙之邯鄲。邯鄲。漁陽突騎。邯鄲遊俠。自昔稱之。今日入朝。酒酣並轡。無復向時飛揚跋扈矣。此輩意氣何如。即歸雙闕舞而已。此輩雄豪何似。原遣五陵知而已。投誠應悔不早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亦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歸功李

昔者李相司徒光弼。曾兼范陽節度。後以中官之譖。詔徵不入。不知其為國赤心。白首猶存也。當其輕騎入徐州時。使來瑱。殷仲卿。尚衡等。相繼入朝。惟其心。知有天子之尊。故人皆憚其威名如此。

十二年來作戰場此句挽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

與王功業汾陽異姓王歸功郭

不獨司徒。汾陽之功為尤盛。自天寶十五載。至大曆二年。此十二年中。河北無非戰場。今諸節度入朝。不煩征

討是天威已息堂堂之陣可以無事雖中興聖王不異漢代亦汾陽精忠獨冠一時誠中興一人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

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題中自中都至到夔州十九字是公述其書中之意悲喜十六字是公得書而作詩之指

爾到江陵府已達江陵何時到峽州夔州合到亂離生有別聚集病

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托白骨更何憂

六句總寫悲喜二字

信如書言從中都已達江陵矣但汝又言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則必由峽州而進未卜何時可到峽州耳前此生逢亂離安能無別悲矣今茲聚集有日我病應瘳喜矣已到江陵我之啼眼颯颯忽開似可喜未待將來老身得汝付托將來白骨賴汝而收不已全乎

喜更何悲哉○公題終明府水樓詩曰楚江巫峽半雲雨想水樓係望楚處故朝朝上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

伏歸秦意

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

喜觀即到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

承書到

泊船悲喜後款款話

歸秦應見弟

巫峽與終南遠矣此處千山暗彼處萬里春何言歸秦耶當此病中庶幾見弟但汝書未到存亡不可知書到始知汝尚在而為人無恙耳於時兒童喜來問訊我即以書中之意答之因念汝行李往來新經戰伐道路艱矣指日泊船巫峽一話終南春色此時悲喜交集款款歸計誠可屈指待也○意答本漢史趙充國卒以其意對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渭上智光為牙將所殺故曰來經戰伐新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鴒枝問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怪其未到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望其到

烏鵲噪行人至待爾既久烏鵲之噪反足嗔矣夫烏鵲不足據豈爾之書亦不足憑鵲鵲有知拋書示之亦當訝爾來何暮也乃枝間烏鵲偏不肯去是爾旦晚即至其信然耶况原上鵲鵲亦曾共經患難豈今喪亂既平而遂忘之是汝行李旦晚到夔無可疑也於是登江閣而望嫌津柳之遮人遙知爾挂風帆而來數驛亭之迢遞我與爾一別十年亂離多故他日相見話到其間應各愁絕意始星星欲動喜極而悲情有如是者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四句總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尙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

為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以上叙已與薛俱失志 峽

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

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脩短

豈得恨命屯以上言已危其身不免埃塵也 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

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

代手才力老益神以上言薛得免於危神仙可致也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

海滸君山可避暑况足採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六句應子尚客荊州 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

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柅視清旻六句應我亦滯江濱 鳳池日澄碧濟

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德君下有行

化臣六句勉其出而致君是寄詩意

賢愚胥埃塵同歸於危其身耳。惟神仙免此。我與爾非
神仙也。衰年碌碌。雖曾同為省郎。自顧何如村野哉。憶
昔同為野人。相與行樂。狎桑麻而為友。視公侯如等倫。
無奈禍亂迭生。貧困日甚。飄流異路。爾我各天。一荆州
一江濱。從此契濶。我尤病甚。自入巫峽。伏枕纏綿。揆厥
所由。都非神由。嗜酒昔年。蘇鄭化為異物。我今修短。命也如
何。我非神仙。恐不免於危其身也。子則健甚。年雖老。心
甚壯。所過之地。奉為席珍。且據鞍顧盼。賦詩揮灑。蓋代
才氣。老而益神。子殆神仙中人。可免於危其身矣。今客
荆州。跨洞庭。泛滄浪。登君山。而度夏采。白蘋以長往。渺
渺扁舟。應在江漢。烟波間。我滯江濱。自笑瞿唐未下。空
念禹功。聽說松門吐藥。神往何日。却束帶扶短檝。少待
高秋。我事遂矣。然則我與子亦同期。蟬脫塵埃耳。乃我
所期於子者。又不止此。方今鳳池澄碧。多士充庭。子稱
健者。尤望亟圖進取。騰躍天衢。行見上有宣光。下有周
召。勛業爛焉。即神仙有不足道者。豈與臥病老夫同沒
耶。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
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六句
春雨

景

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二句對
雨有懷

暮春三月。遙望巫峽一帶。首尾六百里。日光雲翳。有似
乎浮。巫峽長。則有千峯雨。千峯花氣。一經春雨。直如百
和之香。雷聲是雨前聞之。花氣從雨後得之。當雷聲送
雨。黃鶯欲過水而不能。及花氣如香。燕子急銜泥而不
返。飛閣雨景如此。此時捲簾一望。彷彿圖畫。然而巴東
巫峽。何如荆楚瀟湘。蓋巫峽有擁塞之悲。瀟湘饒虛無
之景。能不急
圖出峽矣。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寫灞
上遊
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所懷
之情

邵平種瓜地。今一望悵然者。只因昔年灞上遊。
日可知。離別以來。故交零落。今誰在者。即此經過之地。
歲月幾何。亦老自休耳。大抵今古變遷。不須隔世。眼前
閱歷。便已判然。今日亦早辦一葉送老。
故鄉庶幾杜曲舊村。尚有箇丘遺叟云。

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

四句

爽合風襟度當空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

以上對月

瞿唐片月萬里相看入春以來合上下弦為六上弦矣
每於弦夜開暗室而使之明一若故意滿青天而令人
怨挹其爽氣近在風襟翫其金波若懸淚臉此時烏鵲
無枝南飛不定至於夜久流落江邊情同烏鵲者何以
堪此○上弦上字
作尚印加字意

晚登灤上堂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

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八句登灤上堂

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

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

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向時斯人各枯冢

以上登灤之感楚星南天

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結歎不能去灤

灤岸難躋躋之何為得免崖石之擁故躋耳既躋灤隨
登堂披襟當風爽氣豁如繫馬林下花為搖動遠窺雉
堞一望如雲近見山田到處皆麥春氣盡矣向晚更生
江流逝矣已靜還湧灤上之景如此所可歎者天道不
能常春有四序以牽懷世道不能常治有盜賊以相踵
今日黎民困逆節之誅求天子渴垂拱之至治我身在
灤地屬西南思之所注則在長安東北庶幾遄歸拯黎
民佐天子無奈棲羈深峽轉加修聳恐出峽之思終無

時遂讓上之登。又豈得已。我之多病。非由執掌。若論郎官。有何煩劇。亦我衰已久。悼功名之不立。以致此耳。所以呂葛空懷。周孔徒夢。向時濟世之人。如房瑄嚴武輩。今皆化爲異物。我之衰病。不猶愈於枯家中人哉。晚矣。楚星茫茫。南天已黑。蜀月沉沉。西霧又重。登讓懼矣。時惟鳥翎。往來昏暗。安得隨之奮飛。脫此登讓之危耶。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以上叙李蔡惜哉李蔡不復得。我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

白金蛟龍盤。拏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

壯豈知我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以上贊李潮

巴東逢李

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

四句微諷

倉頡鳥跡不可稽矣。其後作字者率意變化。總無定體。惟陳倉石鼓爲近古而已。失真至今。傳者李斯小篆。蔡邕八分耳。乃嶧山之碑既焚。棗木之刻亦僞。李斯小篆已非舊本。若八分如光和年之北岳碑。苦縣祠之老子碑。爲蔡邕遺跡。骨立可貴。凡以書之通神。在於瘦硬。不在於肥。故李蔡兩人爲獨步也。李潮繼起。下筆相似。於開元間。韓尙書。蔡騎曹。不奄有而兼之。與不獨此耳。小篆快劍長戟。若見嶧山未火之碑文。八分蛟龍倔強。無異苦縣光和之刻石。凡以小篆八分瘦硬。則傳至若張顛草書。雄壯非古。潮之不流宕。正潮之能瘦硬。庶與李斯蔡邕均爲書中尊宿。稱丈人行哉。狗潮之請。聊爲此歌。但我才力既薄。不能極口。歌言止是。奈李潮何。○金石錄云。李潮筆法不甚工。非韓蔡比。公曰。逾月求我歌。亦狗其請耳。實非定評。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先原醉之故以下叙騎馬騎馬忽

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

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崗出天壁江村野堂爭

入眼垂鞭鞞鞞凌紫陌

以上醉中騎馬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

顏能騎射安知决臆追風足朱汗驂驪猶噴玉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

以上醉為馬墜

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

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

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

動豪竹共指西山不相待喧呼且盡杯中滌

以上叙諸公攜酒相看

何必走馬來相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慘

結意推開

我是甫也非嵇康也久客侯門酣歌拓戟今日醉為馬

墜蓋由騎馬時忽憶少年忘其老大散蹄一往迸落瞿

唐之石不顧耳此時醉眼迷離仰見白帝城門在水雲

外者有八千尺之高騎馬低身縱鞞直下但覺粉堞參

差若電光之轉遊韁所至忽出平崗江村在眼直凌紫

陌醉中騎馬如此夫少年意氣誠甚壯矣向來皓首猶

驚萬人自倚紅顏還能騎射安知决臆追風之駿飄珠

噴玉之才非復老翁所能控馭遂至一蹶終為損傷大

抵壯不可恃老貴知足快意之處恥辱隨焉我今墜馬

正當憂戚况衰年煩促尤為不堪蒙諸公攜酒相看顏

之厚矣杖藜依僮強開笑口自悔斷酒已晚何敢豪飲

復作而乃清溪更掃酒肉還攜吹竹彈絲傾杯竟日在

諸公來問不過為我墜馬細故示以行止垂堂之戒當

慎於養生耳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嵇康自謂與羨門比

壽胡為不保竟被殺慘彼殺慘之禍甚於墜馬養生之

道在於守身但知養生昧於守身雖不墜馬而喪身亦

不免諸公以為然否

豎子至

楂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

二句借客

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棗香

二句豎子至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

二句詠棗

欹枕江湖客提攜

日月長

二句感懷

園果不獨棗有楂梨有梅杏矣計楂梨此時纔綴碧耳猶未黃即梅杏此時亦半傳黃耳未盡熟必也棗乎我身不到幽園想見此應綴碧此應半黃乃小子從幽園來輕籠攜至者聞其香果然非楂非梨非梅非杏而為熟棗此棗山風幾拂今握之風猶滿把此棗香野露初浥今取之露及新嘗當此夏日江湖旅客欹枕無聊似此輕籠提攜正長耳

槐葉冷淘

槐葉冷淘以槐葉為麵冬取其溫夏取其涼又有槐芽溫淘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

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

雪勸人投比珠

以上贊冷淘之美

願隨金驥裏走置錦屠蘇路遠

思恐泥與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

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

以上欲致之君

製冷淘者以槐葉為主和之則以新麵汁與滓化宛然相俱如一色然良由入鼎烹飪得宜所以加餐愁懷都釋其碧堪照筋真覺汁滓俱無且香比苞蘆更佐新麵未足經齒如雪信為冷淘飮人比珠何但槐葉其美如此敢自私哉庶得金驥裏將此冷淘走置錦屠蘇之處惜乎路遠莫致然與深難已也以擬獻芹雖曰小忠以比薦藻亦明微悃當此盛夏遙想君王以錦屠蘇障日御露寒殿玉壺之側清冰貯焉不識晚涼時亦曾進冷淘之味否亮亦在所宜須者○冷淘非君王需但野人之味在所宜嘗且萬方玉食何所不有不幸或至匱乏

進胡餅。刺麥飯而甘之。如明皇至咸陽宮時。然則冷淘之味。君王未可忽也。此味亦時須。語非無謂。露寒殿如魏清涼殿。晉清暑殿。唐貞觀飛霜殿。皆避暑者。蘆荻屬甲而未拆。曰苞。出峽詩曰。泥笋苞初荻。此詩中苞蘆是也。形容冷淘之美。非飯器之謂。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濶。朱果爛枝繁。

四句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四句

故之

時當仲夏。水漲溪添。我清晨來此。以小園故耳。水多故搖艇而渡。覺碧溪增濶。園小見爛枝而垂。惟朱果獨繁。夫我需此園者。為愛僻靜。固屬素心得。謝喧囂。竟遂夙願。而况果實而外。又有嘉蔬。繞舍而生。足供小摘。盤餐不乏。亦何須向市井他求也。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崗。挽葛上崎峯。曠望

延駐日。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

疆。劣於山有陰。石楸遍天下。水陸兼浮沉。

以上叙題面

自我登

隴首。十年經碧岑。劔門來巫峽。倚薄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苦心。志士惜白日。久客

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以上感懷

夏熱嬰肌。人須自為地耳。北林向陰。清旦氣涼。此時散步。適當崗背。挽葛而上。不顧嶽崎。曠望久而駐。日延。飄飄。錕極而疎襟。散人固畏暑。物亦宜然。俯察潛鱗。亦恨壯水。仰窺去翼。亦入深雲。地雖無疆。熱靡可逃。山則有陰。暑猶可避。是地不如山。而不知其非也。不見石楸之生。遍於天下。可充糧而療飢。水陸之路。兼乎浮沉。可將車

而理楫地德如此山云乎哉雖然我之登山不自今始
自棄官入秦一登隴首至發秦入蜀再陟劔門迄今依
棲巫峽倚薄多矣乃回首故園戎馬猶暗言念骨肉何
處追尋消息以時危既無歸心因老去彌切彼白日有
用荏苒置之志士所惜也黃金無用窮途賴之久客所
需也今白日虛度黃金久空意者高岡上有孫登其人
與發蘇門嘯以自遣然不敢
作亦庶為諸葛梁父吟可已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四句廟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翼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四句諸葛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應起四句

歎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應次

四句

夔有武侯特廟久遊其地則屢入其祠但見竹梢晚照
斜入寢宮溪上微風飄滿神幕當年君臣共濟無忝一

心賢聖昌期居然五百故翌戴勛業欲使中原盡歸先
主且并吞心力不使漢賊並立乾坤今畫壁之上蟲蛇
往來蛛絲之間巫覡醉飽荒落至此猶憶躬耕南陽待
時而出一朝三顧遂許馳驅信乎豪傑建功在於遇主
時之早晚又何論焉今日豈
無武侯乃使空憶梁父吟耶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螢已亂

承首句

好與雁同來

承次句

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四句總寫高秋念却回意

汝到夔未幾為新婦在藍田往迎復去計汝此往歸期
當在高秋也即今去日螢亂為夏則汝來日雁賓已秋
今日汝挈馬首從東而指我望汝之情若與西江而俱
永他日汝攜妻子向南而遊我思汝之處應倚北戶而
常開此去卜居江陵當圖靜處蓋卜居之後會有故人
銜盃話舊惟靜處為相宜耳○他日寄觀詩有卜築同

蔣詡為園似邵平句。
正是卜鄰靜處意。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拚白露鞍馬信清秋四句望其

早歸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四句

自言出峽

汝由巫峽至藍田道途多梗楚塞之路誠難也汝由藍田下江陵水陸並濟曉關之險休滯也且汝自藍田而還節屆白露何惜霑衣汝乘鞍馬而來時值高秋必當如約汝速返江陵我亦早圖出峽計重江水發正當滿峽之時至八月涼生恰是張帆之候汝策馬下我駕舟迎此際一尊兄酬弟勸當在仲宣樓頭也

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

時公種稻東屯遣僕補水行宮是行田者僕之綱歸補水歸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

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

著浸潤無天旱以上補水王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

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以上補水歸后寫畦水之景

秋菰成黑米精鑿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以上預言秋成事

昔公孫述留屯之所為東屯在大江以北有田百頃其平若案皆稻田水畦也當此六月青稻既多千畦之間碧泉與青稻交亂矣插秧已畢灌溉當勤行官為諸僕綱請僕惟行官使此行更僕務在決渠使公私兩田各不相混亦無不浸潤而天旱不足患乃為得耳凡此皆行官王守之職畦水既補行官亦歸因將稻畦間或引溜或決渠歷歷問之不爽我身雖不往溪畔已分明如見溪畔其青稻之色芊芊然炯翠羽也其碧溪之水剡剡然生銀漢也其鷗鳥飛飛百頃者若來鏡中也其關山隱隱千畦者如在雪裏也就此畦水分明可卜秋成

有慶彷彿見秋菰熟彷彿見精鑿登彷彿見王粒脫紅鮮布夫遠客之人艱於旅食似此秋成終然得飽真壯觀哉若夫滯穗遺秉本寡婦之利我倉既盈徒然滋蔓以自封殖尤所當戒者○分明或作分朋謂耘者分朋而進題是補畦水非耘傳合也以菰米合白粲而炊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

二句返照之由

返照入江翻

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二句返照之景

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

時早閉門不敢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四句返照所感

楚王宮北黃昏已臨白帝城西雨痕尚在雨過則返照出返照所入石壁在江上者忽翻江底矣雨過則雲亦歸此處有返照則彼處有歸雲返照之處明則歸雲之處暗因而山村之在樹裏者忽然若失矣此時難為情者衰年病肺之人耳愁看返照惟有高枕最傷神者絕塞愁時之客耳何待黃昏早已閉門蓋由南方為豺虎

地病客愁人何堪久處不知何日賦招魂哉○招魂者禮之所謂復也人歿則行之宋玉哀其師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公頻用自况亦放逐之悲也

灑灑

灑灑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

愁字貫下

江天漠漠鳥雙

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

四句總寫愁字

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二句諷其不愁

灑灑之石高則如象卑亦如馬今既沒孤根深矣蓋由西來水多陰氣所聚耳此時江天漠漠見其來者固絕少矣見其去者惟鳥鳥雙去若有怯於江天之漠漠者風雨時時見其形者固絕少矣聞其吟者惟龍龍一吟若有懼於風雨之時時者江天風雨中鳥雙去龍一吟誰肯冒險過此彼舟人漁子習於險者亦歌回首估客胡商習於險以謀利者亦淚滿襟無非愁故如何惡少冒險下漲傾翻鹽井橫取黃金若為得計只恐少焉與

灑灑俱沒。隨孤根皆深。鹽井黃金果安在哉。○惡少年不愁。公代為愁。曰寄語。曰休翻。彼處危亂。據要津者。曷不猛省。

季夏送鄉弟韶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比兼開江使名家莫出杜陵

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

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通首

鄉弟從叔對發

鄉弟今日尚為開江使官職雖卑若論名家總不出杜陵人如從叔亦杜陵人官居相國邇來朝廷以蜀亂難平特命相國出鎮以相國兼安蜀將相兼屬之一人今蜀亂平相國復命朝廷喜鄉弟偕之入秦也行見從荆州至長安水陸並濟鄉弟雖為開江使此時亦應捨舟登陸策馬論兵蓋由相國初平蜀亂事後尚煩商榷耳

相國既平蜀亂入朝之日拖玉腰金將以致此報主之身勿負天子寵眷鄉弟此行得毋以尚為開江使如潘岳仕宦不達作蟋蟀吟以自遣今已季夏早辦入朝莫度清秋淹留道路至若相國麒麟閣上定標姓名今日入朝我早聞其必然也○鴻漸鎮蜀姑息崔旰未嘗用兵策馬論兵諷辭也鴻漸來自成都廣受貢獻反薦崔旰安在其能報主曰報主身亦諷辭也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承巴

東夔州險過百牢關承江水句

蜀有三巴中巴以東為巴東其山高矣江水發源於岷山自開闢以來即流其間其水險矣何以見其高巴東之山白帝為尊實為三峽之鎮何以見其險夔峽之關防隅一水即百牢關有不足比者夔峽形勢如此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二句承上英雄割據非天

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起二句

有白帝城又有夔州城二城在一處而實分瞿唐舊名西陵峽荆州亦名西陵峽楚蜀分兩峽而名混夫亦英雄割據使然狀實非天意霸王者出并吞為一原在物情自歸耳形勢何與焉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

承上二句

比訝漁陽結怨

恨元聽舜樂奏簫韶

割據則羣雄競起此何時哉前朝則然耳并吞則王者無外此何時哉我見今朝耳即如祿山本屬佞倖之餘其後反結怨恨之釁似屬可訝究之太克殲滅仍歸一統朝廷端拱元聽簫韶王者無外如此羣雄割據亦何為者○聽簫韶分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

二句山巔居之民

楓林橘樹丹

青合複道重樓錦繡香

閭閻所有

赤甲白鹽二山其高刺天山巔之上民居輻輳有楓林有橘樹望若丹青有複道有重樓爛如錦繡美哉夔州既庶且富矣○公於赤甲日相看多使者於白鹽日清秋萬估船可知兩山為都會處

灩東灩西一萬家

此言水居之民

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飛鶴子遺

瓊藥相趁鳧雛入蔣芽

二句承春冬花說

不獨山居其水居者灩東灩西夾流湖澗有萬家之盛况江北江南地氣更暖冬春之花爛熳不絕花中有瓊藥鶴子背飛而不貪花邊有蔣芽鳧雛相趁而爭入鶴子過鳧雛遠矣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承上江北說

晴浴狎鷗分

處處

承澗水句

雨隨神女下朝朝

承稻畦句

不獨灩東灩西由江南而江北則為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又枕崇岡帶清溪其北澗水周流直通青苗之處且此澗水晴則狎鷗爭浴處處皆然即此稻畦雨則神女相隨朝朝不間東屯百頃如此宜乎米冠蜀

中耳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通商長年三老長歌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二句承萬斛舟

夔州為商賈交集處麻自蜀來鹽由吳至載此者必是萬斛舟萬斛舟其行若風者以夔州長年最善操舟長在歌笑中行耳尤可異者白晝高浪時攤錢為意錢之戲一何履險如夷耶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此句

圖畫所見楚宮猶對碧峯疑此句今

我昔在咸陽都市曾見夔州山水圖其寶屏上若巫峽若楚宮一一識之今客夔所見巫峽果如寶屏無可疑者惟楚宮泯滅不可復問合之寶屏猶未免於疑耳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承上借問夔州壓何

處峽門江腹擁城隅結還夔州

咸陽山水圖不獨巫峽楚宮若閬風若玄圃若蓬壺其中高堂為天下所無者亦於寶屏見之借問夔州壓於何處只在峽門江腹間然則天下大矣夔州不過一隅耳

武侯祠堂不可忘以夔州古跡終中有松栢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頂松栢參天說

我於夔州極不忘者武侯祠堂也祠堂何有只有參天松栢每一到此客愁為釋誠愛此參天松栢可避暑耳○自割據二句說到此處正見以武侯事業止於三分割據何為無外終歸王者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上者卿為公舅尊之也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二句權夔州尚有西郊諸

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二句請修遺像

卿翁大賢也。大賢為政，便有嘉績。何論權攝與真符。顧政之大者，莫如修舉廢墜。諸葛一代人傑，今日廟貌頽落，遺像缺然。卿翁為政，我即以此事相屬。將來治蜀，必有與諸葛齊名者，故為此上請云。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薜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日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以上登岳叙往事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

北崗瘴毒猿身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

祖父塋壘塚相當

以上上山脚叙今事

猶憶天寶初載，客遊東魯，嬉戲東岳之陽，直至窮秋。躡日觀峯，矯首一望，八荒在目。但見朱崖渺渺，毫髮靡遺。碧海茫茫，衣帶宛在。惟是天地將已閉塞，西帝衰而北風勁，雖百川尚有朝宗之象，而鎮石各據一方之雄。俯視平原，憔悴無色。以至農桑都廢，不獨風露凋傷，亦由戍役勿息耳。時明皇好兵，屢開邊釁，雖曰國用富足，軍需不匱，乃青海南詔所傷實多。當年明皇本意欲窮沙漠，豈知跳梁封豕，反在蕭牆。事之反覆，有難料者。此故老興思，潛焉出涕也。然則今日飄零，豈無故哉。雖欲復為龜蒙之遊，已不可得。况長安杜曲，期為故鄉之歸耶。既已病肺經年，復值南方炎暑，聊仗劍陟嶺，望遠當歸耳。瘴氣正深，峽水亦涸，轉盼秋風颯颯，漢水滔滔，可圖出峽而欲往無梁，亦奈之何。當年戍卒血流，庭骨飛海水去，桑梓離坟墓，誠為可傷。豈知旅人流落，亦不異是。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

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以上阻雨佇立

城東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

外曠絕同層陰以上不得歸灤西園甘成長時三寸如黃金諸侯

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

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胷襟以上甘林焉得輟兩

足杖藜出崎嶇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

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以上預擬歸時事

三伏過驕陽去正灤西甘林可偃息時乃雨阻東城間渡難得既苦壞舟又逢峻岸舟壞則篙工已棄岸峻則

泥阻空勞佇立之久徒歎飛禽不若耳惟時極日灤西
路非玄圃遠異崑崙其如水氣濺衣層陰絕跡何所以
欲歸灤西者以甘林極不忘耳蜀甘如卵以寸為度其
形三寸色比黃金夔人每歲計吏入貢天子惟是錫貢
有限侵奪無窮此邦人以種甘為非幸雖佳果反不足
重也我客居偶植聊配瑤琴豈與厥貢之常有當豪吏
之欲無奈五株在眼阻雨礙行安得輟足而往適歸林
下數翠實枕碧潯拭烏皮聽樵唱此時此情亦何知有
諸侯上計豪吏誅求惟有令兒搔背脫簪高臥其如阻
雨未得歸也

柴門

泛舟登灤西回首望兩崖二句立一篇之局東城乾旱天其氣如

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谿舂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

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鏑鏘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

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翼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

古衆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越舟楫通鹽麻以上望兩崖之景我今

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

床清池有餘花濁醪有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

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

蒿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足了垂白年敢言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以上登瀼

情之

我泛舟將登瀼西先回首而望兩崖之處但見東城一帶早氣正熾其氣布於兩崖者長影直沒窈窕之山勢餘光遠散豁舒之虛谷兩崖之中貫以長江長江之流蟠以巖坎至歸海乃成一家焉當夫大江下衝欲割坤軸崖壁直聳險若攢鋒雖江水之色瀟灑如秋乃崖壁之氣昏霾蔽日然三峽之門從此而始兩崖窄處浮查

僅容亦誰使其然哉粵自禹功能翊造化因勢疏鑿就水畝斜因而巴渠一決衆水如長蛇之赴壑舟楫交通吳蜀有麻鹽之往來我望兩崖益歎禹明德之遠今得從此泛舟登瀼西也我登瀼西自傷遠遊至此飄轉無依久混泥沙不能振拔當思萬物何常各依本性奉身宜約無用奢求豈不願華楹茅棟蓋床亦足矣豈不願上林清池有花亦足矣豈不願鼎鐘斟濁醪飽脫粟亦足矣山荒喜人丁之少地僻耽夕照之佳貧病固旅人之常富貴非可求之物干戈送老蓬華遮身所謂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者如斯而已况亂石之上雲氣頻來青杉之間日華常駐此天地之生趣亦分外之賞妍取之無心得之無意苟愜於理夫何足誇垂白之年庶足自了高人之跡敢曰比肩聊書數行以豁平昔乃回首兩崖處尚有暮霞繚繞焉殆將柴門老矣

杜詩闡卷二十六 終

杜詩闡卷二十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甘林

捨舟越西崗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

映遠岫夕露見日晞

以上入甘林

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

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

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

以上入甘林之懷明

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
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啣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
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

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以上出甘林慰鄰里

我甘林在西崗西捨舟越此解衣秣馬人歸而身亦喜矣於時晨光熹微初映遠岫夕露涓滴覺其乍晞我何為入此甘林自維年屆遲暮精力少而寢食減境喜清曠去城市而即荆扉况俗態懶親野趣足樂有問我以甘藜藿之故亦不過厭輕肥之俗態耳凡以靜喧之趣既不同科出處之機各有天分豈曰朱門之輕肥是白屋之藜藿非耶明朝出甘林步鄰里鄰里長老有天機無俗態藜藿之伍非輕肥之儔而可依也但處此時危賦歛孔亟我之脫粟且為爾揮非要譽也誠憫軍需竭而鮮飽耳因攜長老同行豆田顧此豆花菲菲將實庶足療秋荒贍八口無奈軍需告急朝廷筭緡賣豆易金齋祈供戰戶口之需誠莫緩也公家之威亦可畏也王

人方苦此而問休兵定幾時我今已表年而曰解圍幸不日王人勉乎哉軍需之迫本朝廷不得已王命所在亦爾等宜勉循若使王命不死奮飛以輕去其鄉其若普天之義何○題曰甘林詩中一字不及甘林者已見於阻雨一篇也但前篇以豪吏侵奪為辭此却以迫於科歛為辭夔人不聊生矣書懷篇所謂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

秋行宮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暨

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二句總提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楛楛除草置岸傍六句泛言

耗稻之事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草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

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以上行官張望督促

耗稻向畢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王守疎用心有未臧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崗四句遣奴子往問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

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八句秋成之感

雨以澤苗亦以滋草因而蒲稗妨禾矣雖天心兼愛良莠無殊然人事力勤須嚴非種蓋草不鋤而先自荒田家所戒也故功夫則競力不休除草則務使勿混况我客居穀尤命本勤墾有法勿得亂常必吳牛之力人功並驅庶蒲稗之生終朝盡去草去豐苗茂矣雲水清矣即此推之凡屬有生蔓延之類總賴隄防靜一之功此非衆人務而行官職也行官勉哉今日督促向畢用心亮無不臧矣當念荆揚土暖稻禾早熟轉盼高秋肅霜將降在上天無不報之勤乃人事有怠終之失我尚恐爾王守疎用心有未至乃遣婢僕侵晨越崗寄語行官

勿替厥職能如是西成有望矣且爾亦知西成所收聚必有散我倉如陵豈私已有將以散所有給所無豈博仁里之虛聲誠感亂世迫促緩急時有耳未幾風吹蘆荻物搖落矣蟲鳴床下人室處矣場功畢百務休秋成固足樂遲暮轉堪傷豈曰客居之人以穀為本一穀而外無他慮哉○耗即耗也漢高本紀中縣人以故不減耗註曰耗損也今日耗稻謂損去其草而俾稻長猶耘苗也又食貨志官職耗廢師古註耗亂也督促耗稻即除去亂稻意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嘆老病

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以上暇日小園散病

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

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

寒採擷及青春

以上將種秋菜督勒耕牛

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

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

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

為汝鼻酸辛

以上兼書觸目

我非龐公也亦不入州府非惡彼而逃之彼先嫌我真耳為州府所嫌必為野人所許所以一歸茅宇無見嗔者况老病之人最忌拘束應接之煩更損精神今江村林木間意既放心亦適何快如之我暇日小園散病如此既居小園則有小園之事當此秋耕喜及山雨年來飢僅穀菜兩艱冬菁雖微可佐半飯趁此牛力方新數畝易辨深耕不後四鄰同時嘉蔬之名具陳無非秋菜春日之需可接何但禦冬山雨勻氣候得矣牛力新物力裕矣與四鄰而無後先人事齊矣接冬春而不置乏天時周矣我督勒耕牛種菜如此散病之餘忽見兩鶴橫空飛至一似同病相憐者彼泥中之芹至微且陋兩鶴啄之何苦飢也我散病而方種菜鶴苦飢而亦啄芹

耶其雄者尤可傷見其翮則垂也察其筋則露也迫而視之血再流矣乃矰矢之加尚未已也志屈矣情哀矣豈無鸞鳳誰肯相待亦有蒼天呼而不聞夫我方散病不能自遣顧此老鶴亦復如斯能勿俯茲沙渚為爾率酸我兼書觸目如此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

遠湖樹人今何處船

六句皆言江陵

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二句

點峽隘

我雖未至江陵府聞說此方雲沙縹緲即如魚誇水族有玉不如橘號木奴無錢亦得所為極不忘耳今江陵之水其樹恍在遠湖江陵之人其船不知何處若論青山江陵峽中亦各在眼乃江陵之天空曠絕人峽中之天舉目擁塞如之何江陵則聞峽中却望未能舍之去也○時公弟觀將卜居江陵必極道江陵風土之佳故

日聞說於江陵日聞說欲往未得往於峽中曰却望欲去未得去人今何處船亦必指弟觀時歸藍田迎婦至江陵云

夜雨

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

四句夜雨

通籍恨多病為即忝薄遊

二句夜雨所感

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

樓

二句預道出峽之後

本小雨耳至夜復密遂有回風已覺早秋秋早則野涼戶雖閉而涼氣亦入雨密則江滿舟雖維而江色遙侵大抵遲暮之感多在於秋功名之心難忘於老我向通籍朝廷既以多病謝去嗣又為郎幕府復以薄遊不終今秋氣初爽出峽有期此去倘到江陵亦一醉即別仲宣樓矣豈復蹉跎時日為汗漫遊哉

更題

此足前章未盡意故曰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

二句承上

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二句發明踏初雪句

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

此畱

四句申明發荊州句

天寒出巫峽則踏初雪矣醉別仲宣樓則發荊州矣夫我出巫峽不憚踏雪者怕巫山之雨傷白帝之秋也至於荊州即發不復淹留者以我曾通籍為郎有趨侍至尊之職計此時羣公曳珮天子服裘未明視朝同舍趨侍我雖不以嘗從大夫之列若使出峽又留荆則有羈朝謁皇皇出峽亦無謂矣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

六句見螢

火

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二句見之情

地屬巫山時當秋夜螢火何堪到眼乃偏於簾疎處巧入而坐人衣哉一坐人衣屋裏琴書忽驚其冷隨飛簾外簷前星宿頓覺其稀簷下有井螢添箇箇井邊有花螢過輝輝於屋裏見之又於簷前見之於井欄見之又於花藥見之螢火則追隨於屋裏簷前井欄花藥滄江白髮之人看汝如此何以爲情今歲看汝巫山來歲看汝何處但恐故園螢火終無見期巫山螢火永伴羈客我其如此螢火何○公呼螢火曰汝呼麋鹿曰爾愁人無伴其情如此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

先言雨霽

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颺颺移深樹蝦蟆動半輪

四句

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

二句思故鄉

巫山之雨斷續不常今霽矣故天河耿耿若新出然因河望月若非青嶂之月照出關山幾令白頭之人愁殺無地幸天河新而月出青嶂也其皎潔颺颺應潛蟬日未盈蝦蟆已動因月望斗北斗之下故園在焉北斗下直西秦故園適當其處此時月光所及應照見我杜曲故廬惜乎巫山之月直照西秦西秦之人反在巫山之外然則雖有青嶂月此白頭人亦祇增愁殺哉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韵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濶逾澄以上叙相思願見意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問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梢颺颺丹極上鯤鵬宴引春壺滿恩

分夏簾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
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以上叙家聲老兄二句為一篇間架近有風

流作聊從月峽徵放蹄知赤驥振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
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織毫

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
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

華紛已失世故莽相仍以上叙詩學以見劉能不墜我獨無承之意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贔號攀石飢

廳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
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留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

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以上叙宦跡以見劉能不墜我獨無承之意姪女縈

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
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以上論養生之道政術甘

疎濶詞場愧服膺展懷詩頌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尋書字
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八句總結

雲雨鬱蒸猶幸山水爾我不隔朝白帝者朝白帝謂夷陵者謂夷陵雖嗟為客差喜得朋耳嗟為客者以我流落他鄉身如哀猿落雁喜得朋者以子玉繩瓊樹又如碧海青松然不自今日始憶昔文運方隆羣公待價時劉杜家聲並膺令問朝野輿論皆以儒稱我祖與爾祖正值天后稱制多士彙征雖有魍魎之踪得兩公而絕跡至若鯤鵬之族得兩公而並升春壺待宴夏簾承恩彩筆時簪華燈嘗照蓋由天后愛才兩公多藝擅盧王之絕學兼褚薛之能書也家聲如此今日猶幸老兄不墜惜哉小子無承耳兄能不墜何如以言詩學風流近

作月峽徵來其神駿如赤驥放蹄其矯健若蒼鷹振翅
卷軸雖晚襟懷可憑而况吟諷正多旅愁應破良由雕
刻入神纖毫靡憾也我知其才情飛動神融而能躡之
意氣侵凌戰勝而能洗之直搜其妙棄一切之筌蹄孰
比其高空百層之等級詩學如此能不墜矣若我顛毛
徒白汗竹空青少壯幾時草木同腐昔年談笑回首難
追此日寢興勞歌彌跼年華莫挽世故愈多欲如老兄
何可得哉况兄職膺刺史本是諸侯出自郎官亦應列
宿潘生高閣奕奕連雲黃霸賜書頻頻增秩化行強暴
使乳虎爭攀石而號澤及窮民俾飢飢附落藤而誅宦
蹟如此能不墜矣若我病至而檢藥囊嘗親道士數盡
而逢灰劫但問胡僧身世無憑已見烏皮之綻簪纓有
忝生憐白帽之稜蟻穴嘗看何心鬪蟻魚留雖待休想
得魚筋力之凋喪可知飄泊之憂虞不免自分曾遊郎
署百里之職可為無奈出貶司功六安之丞竟似宦蹟
何如老兄哉夫親藥囊疾病且難却何况長生問灰劫
世數且有盡何況人壽然而修煉之法亦可延齡養性
之方無過絕欲彼真汞為姪女隱在丹砂縈新裹是真
汞已得也冷舊秤得姪女而丹砂無用矣從此椿壽自
永不藉藥囊天墜無憂何有灰劫然而鍊骨之法先調

情性兵衛國養衛生一也伐國之棘矜伐性之斧斤一
也衛生者屏絕斧斤勿令伐性如張兵者撓去棘矜不
使侵疆所以然者壽有定數伐數即伐壽養生者固貴
自惜伐數者尤必全懲凡屬傷生之事必盡絕而乃已
此在我之多病與兄之高年者所當共勉也平生拙宦
疎濶自甘詩學荒蕪服膺徒愧史克之詩頌魯為君展
懷齊侯之酒如澠因病割愛已灰心於拙宦何怪事而
書空况世路嶮巇弋人當避乎江湖鷗鳥庶幾忘機天
地青蠅不勝罔極我與老兄俱慎旃哉○公為膳部孫
嘗以不能繩武為恨天寶年間進鵬賦表中云明王執
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繼而投簡咸華詩中遂有
傷於贈蜀僧詩中曰歲久空深根而於此詩中曰小子
獨無承不一而足養生而曰張兵猶論詩而曰戰勝作
詩贈使君猶史克之頌魯
侯齊侯投壺曰有酒如澠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

二句草閣

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宿鳥翻焉而頻鳥不安於宿矣獨老身猶潛虬宿鳥耳
寂寂茅齋空依橘柚露華得月清切更明然則秋月之
圓誠然不減獨老
之身何以爲情哉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

四句出甘

林

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四句

歸甘林

林中甘子露團將熟我因清晨有江溪之興遂散馬蹄
而開圃圃開之處石樹交連江溪在前船渡而入將以
看魚樂也憑几而看不覺移日舍舟復馬遂已回鞭蓋
鳥已棲人可歸耳况清晨出林甘團白露秋實將美時
不可失而林間又多幽
徑山蹊易迷尚早旋哉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

二句總

承顏胠手足坐客強盤餐

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

四句寫養親小園意

卜鄰慙近舍訓子覺

先門

二句歸美母氏

孟氏兄弟一爲倉曹一爲主簿皆食貧苦節而能養親
者以胠手胠足者供其親決不以不義之物爲親甘旨
如嗇夫孫性私賦民錢衣布以進其父也以養親之餘
奉客盤餐如茅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亦
有感然不安者不亦強與而况百里之外如季路負米
而歸又往往至夕暉在葵也夫揚名顯親爲人子事不
讀書而養親農賈之養親耳孟氏兄弟讀書小園所難
只在秋樹根邊仍不廢左右就養正不必千里負笈遊
學遠親亦由母氏先是卜鄰慙居近舍不憚屢遷故訓
子成名早達先賢之門耳非是母不生是子也○陸機
園葵詩葵生鬱萋萋夕穎西南晞韋應物種藥詩
陰穎夕房斂夕葵是力葵誤孟氏故用卜鄰事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
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六句洗發摘蒼耳况療風童兒且時

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登

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以上亂

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

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以上感時

秋已分暑氣退矣瘴猶劇地氣殊也宜畦丁告苦嘉蔬
無色計此時惟有蒼耳况可療風童兒尚及時往摘哉
侵星去不後時也任遠適廣為求也洗剝而復蒙羃致
潔也登牀敬其事也登牀而后下箸食之有序也以之

療風豈無小益雜諸瓜薤彷彿橘奴蒼耳療風橘奴治
病異名同功也夫我有蒼耳以療風民無糠粃以療飢
誅求迫我之飽食復何心黎民飢彼之膏粱更何意况
厨盈臭肉路滿遺骸此惡少年者漫擲黃金亦獨何哉

○公明岐理於阮隱居致薤則曰衰年關鬪冷味暖并
無憂於催宗文樹雞棚則曰愈風傳烏雞秋卯方漫喫
於寄韋有夏則曰書信有柴胡飲子纔通汗茲於
摘蒼耳則曰卷耳况療風宜自命為藥物楚老也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
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

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
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
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六句自歎我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

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
篇結也實國楨賈誼宜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
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
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
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情以上覽道
州春陵賊
退二作并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
發序中意孫城嗥見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澹墨字欹傾
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以上感而有詩簡知
我者不必寄元意
我生遭亂衰病侵尋展轉避寇有此江漢之役非無藥
力難挽羸形殆不能有為矣博采其人粲粲獨秀惟元

道州為後生可畏耳一誦春陵作見俊哲之情再訊賊
退篇信邦家之幹天下邦伯誰似道州者古有賈誼曾
流涕上書又有匡衡嘗引經切諫道州春陵賊退二作
其心悱惻其詞縱橫是即匡賈而秋月同明華星並朗
為粲粲元道州耳為此二作者其心實欲致君堯舜還
治大庭猶望璽書時降置爾於神化丹青之地庶幾刑
措豈但兵銷即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乃徒托諷詠
憫誅求思薄斂良由正人之意不苟仕進也今日秋風
已生南岳伊邇我知之子受寵若驚懸金若免其典嘗
在烟波滄溟間夫豈就戀宦情者若我雖無璽書丹青
之想亦切致君堯舜之思其如多病淹留欲續春陵賊
退二作自愧不能聊作此詩使天下邦伯皆知勸勉不
必寄元○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海情即元
賊退篇中引竿刺船將家魚麥等句意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
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

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
眉復天啓以上叙明府汝門請從曾翁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

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

廷諍守丹陛禁中央册詔房陵前朝長老多流涕太宗社

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茶苦

甘如蠶以上追叙梁公汝曹又宜裂土封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為

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

蕭露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

人眼易眯以上諷其干謁

明府非他人梁公曾孫也梁公曾孫非他人我姨弟也一別十年薄宦如故多因喪亂以來故家舊族強半零

落雖大賢之后不能自振古今以來如一轍耳梁公子
孫為明府伯叔行者四十人兄弟行者一百人皆有才
無命偃蹇末寮以明府秉周禮文章卓絕與其長兄稱
為白眉者或者天將啓之竟何如哉汝家門第起自曾
翁猶憶武后臨朝計欲以武易李梁公執政又晚滿朝
宵小如在濁河梁公清濟澄然獨別當武后以承嗣為
太子梁公已廷諍矣至若禁中央册如中宗自房陵還
宮武后匿之帳中召梁公以廬陵為言梁公慷慨敷奏
武后亟出中宗謂梁公曰還卿儲君梁公降階泣賀既
而奏曰太子還宮無人知之物議安審是非武后乃復
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乃定即此禁中央册一
事使儲位定社稷安厥功偉矣蓋不遇時危大賢不見
良由人皆甘蠶公獨茹荼耳假使當日朝廷皆北門學
士之流無梁公其人挺然不撓矢納約之忠則牝雞之
鳴何人敢折虞淵之日何人能捧將房州之駕不復盧
陵之號空存今日天下竟為武氏天下言念及此梁公
之勤何日忘之今國家內無女主篡竊之奸外無帝在
房州之禍梁公之績忽焉泯滅子孫之流離者不特裂
土無望棨戟無光甚而干謁侯門遭人歷詆流俗之人
何知門第大賢之後亦當自愛處此山高水波秋風露

泥時不為豺虎所傷則為蛟螭所得誰曰此梁公子孫
乃大賢後也明府慎勿以清白子孫自溷黃土中哉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二句寄詩之由美人娟娟隔

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

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以上

叙諫議遊於神仙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幃幄未改神慄傷國家成敗我豈敢色難腥腐餐

楓香以上叙其托於神仙之故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

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四句勉其出

今我慨然不樂忽思岳陽無奈病不能赴何思岳陽者
思岳陽間有美人也美人娟娟尚非投老之日今在水
一方遙想美人胡為不濯纓而濯足耶濯足洞庭矣猶
然望八荒美人豈忘情天下者如何鴻飛冥冥投老青
楓赤葉間哉此時美人不在玉堂上應與玉京羣帝遊
玉京羣帝集於北斗者或乘麟或跨鳳曳芙蓉旗奏煙
霧樂羣帝如此美人亦為星宮之君醉瓊漿却羽人得
毋有遐心天子者然我想此星宮之君非他人是赤松
子為漢張良也昔隨劉氏曾定關中幃幄未移慄傷遂
及在美人之意雖曰國家成敗我豈敢與惟是色難腥
腐愛餐楓香故飄然為衡岳遊然周南留滯自分終老
南極老人定應昌期胡為娟娟然隔秋水而不見亮玉
堂上不可無此美人誰為置之尚貢諸玉堂為天子參
機務贊密使朝廷得聞讜言則言路開僉王沮即我
心亦樂矣美人豈有意否○韓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
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不欲其老於
江湖徒托神仙以自全也首尾美人中間星宮之君赤
松子漢張良南極老人只一諫議至云恐是漢代韓張
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必代宗為太子時定儲有功也

魏將軍歌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披堅執銳畧西極崑

崙月出東嶄巖四句立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

監二句徵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揚風帆二句兼督

叙其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

緊華嶽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

櫂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梢相盪摩以上叙我為子起歌

都護酒酣拔劍肝膽露鈎陳蒼蒼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

主臨江節士安足數五句期

將軍今日已非從事往年起家曾着從事衫親馳鐵騎直畧吐蕃之西極崑崙崙崙月窟在西而東嶄巖者將軍畧

地至西方之極回首崑崙月窟却在東也將軍昔為從事時立功塞外有如此表幾徵為羽林監茲虎士五年之間遂列霜戟兼督水師而海島諸寇一日遂收將軍今日以戰功屢遷有如此宜乎辟易流輩使人氣盡也而况骨法聳立若華岳峯尖精神爽鬢若秋隼搏擊騎此金鞍寶校之天駟夜越天河若櫂槍若熒惑不敢擾亂天河內但見翠蕤雲梢相為摩盪將軍昔着從事衫五年起家列霜戟今也我為子起歌都護而酒酣拔劍肝膽盡露矣彼鈎陳星在紫宮外玄武為羽林垣壘今仰見鈎陳玄武處天子在焉將軍肝膽千秋萬歲長奉天子古樂府有臨江王節士歌云彎弓挂若木長劍竦雲端既為將軍歌都護彼臨江王節士又何足為將軍歌哉○羽林天駟櫂槍熒惑鈎陳玄武皆星名偶因星纏寶校遂連類及之

秋峽

江濤萬古峽一句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翼贊功七句

感所

巫峽江濤已流萬古。老翁肺氣亦屬久衰。久衰則不寐亦兼防巴虎也。久衰何以全生。亦聊狎楚童耳。蓋巴虎之侵常出意外。防之足矣。巴虎之有無何須問也。楚童之性純任天機。狎之可也。楚童之喜怒何庸心焉。衣裳之間任垂素髮。門巷之外只落丹楓。如此足矣。勛業何為。彼商山四老紫芝一曲。可以終身。紛紛然出而羽翼何其多事。况人非園綺。事異安劉。乃欲跡比商山。自誇羽翼。豈獨老翁齒冷。亦為楚童竊笑矣。○當年靈武卽位。諸臣推戴。原非商山四皓比。紛紛論功。自居羽翼。以逆節貪天功。公所不取。若公扈從還京。反遭放逐。秋江老病。回首傷心。詩曰。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有以也。不但如張志和漁父詩。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非是。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

二句 暮景

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二句 暮感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

二句 暮景

頭白燈明裏何須花

二句 暮感

燼繁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顧此柴門。村村已閉。况客居如我。此時豈無風月。亦自清夜耳。此處亦有江山。其如非故園。何。但見脈脈。泉微流。石壁涓涓。秋露直滴草根。蓋自柴門閉。而白頭之人。惟有明燈作伴矣。以旅人當衰暮。明燈有爛。祇益傷心。彼花燼無情。偏對白頭。而吐焰。豈我故園之歸。有期不可解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

四句 對月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四句 對月

情之

四更為殘夜。此時月吐山邊。光來樓內。疑水明而非月也。蓋下旬之月。如半鏡然。塵匣疑不開矣。至是吐於山

何異半輪之出匣。夫塵匣也。元開鏡人自不能待。亦一鈎也。風簾疑永下矣。至是明於樓。依然鈎影之上。簾夫風簾也。自上鈎。一似無須人力者。乃樓中之人已垂。鶴髮鶴髮而猶對月。兔應疑之。疑其色與俱白也。且着貂裘貂裘而還坐。月蟾亦戀之。戀其夜與俱寒也。此鶴髮貂裘之人。形影寡矣。兔疑蟾戀。為愁其寡耳。况姮娥獨處。我為姮娥斟酌。當此天寒夜永。何以遣此九秋。貞。季女斯飢。婉變自守。姮娥寡處。不恨九秋。杜公幽貞。可想見云。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

二句曉

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

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

四句曉

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

羣

二句曉望之情

白帝城頭更聲已盡。楚王臺上曉色遂分。遙見高峯寒日。早上其餘。爨嶺宿雲尚霾。此曉望之可見者。至若地

坼兩崖。帆行若隱。此為意中之形。天清萬里。葉飛偶聞。此為意中之聲。曉望之不見者。又如此。於時麋鹿警夜。先曉而遊。旅人苦夜。當曉而起。茫茫身世。鳥獸同羣耶。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

獨覺子神充實

四句見李秘書

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

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四句別秘書

我不見秘書。此心若失。是心疾矣。今一見秘書。心疾頓失。夫心若失。心不安。可知。失心疾。即心得安。可知。尚書曰。安汝止。安為動。主其理。信然。大抵物動則耗。去動專靜。則又枯槁。而寂寞。深山不言。而寶藏。與大澤無為。而龍蛇生。安故也。戶樞久用。而未嘗朽。流水嘗行。而未嘗腐。動故也。安以主動。則外不搖。內常固。且所貴乎充實者。惟其神。不惟其形。膚革榮華。扁鵲倉公。望之却走者。形尸走肉。神已喪也。土木形骸。以為珠藏。澤媚玉韞。山

本言
輝者神自腴也。安以主動則神能充實。獨覺秘書能然。彼西方有止觀經。止觀者即安為動主之義。我幸重聞。止觀經而乃亟歸者。古寺秋深。泠泠早寒。妻孥在家。秋飢不免。會須他日。杖藜再來。細聽止觀經之理可也。○安為動主。指心言。故起二句。即揭心字。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四句過孟

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四句

過孟氏之故

九月一日秋露已寒。我侵晨杖藜早見孟氏蓬門已啓。烟裏我在道時。因力稀而經樹常歇。我既到時。為老困而撥書遂眠。想孟氏誦讀小園擁書萬卷。故今日為我撥書而眠耳。回首追隨以來。不覺九月一日。已是寒露秋將盡矣。所不惜杖藜來此者。祇緣孟氏兄弟孝友過人。况兼食貧。可與清談。兩兄弟讀書秋樹。亮必有得。清

談滋味較勝盤餐宜與爾為忘年交哉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可定居。二句相尋之由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

書。二句相尋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二句待客時聞繫舟楫。及此

問吾廬。結挽定居意

窮老何事哉。江山非故園。似可定居者。定居則我為地主。雖地幽而盥櫛都忘。乃客至而琴書亦輟也。何以待客。幸也。定居於山。喜有山果。惟筐在壁。為客而移。定居於江。亦有江魚。誰能烹魚呼兒而問。此後頗有來訪者。窮老真可無事。江山信可定居已。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壘醬落提攜。四句見遺

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四句白述

倉曹步趾自楚岸來我坐胡床於夕畦上適見之倉曹來此蓋見遺酒醬之故凡酒已沸者為清未沸者為糟以清與糟配者為醴汁則清滓則糟藉糟而分汁滓倉曹所遺者去滓存汁也周禮醬用一百二十甕計醬必以甕倉曹見遺亦然步趾而來提攜方落二物滿器醬甕酒稱是矣醬以佐飯酒以衍賓二物從俗理生不免倉曹孝友其家人酒醬是議必有合於古法者亟報山妻治此二物敢煩亟餽哉○藉即易藉用白茅之藉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

二句叙題已畢

背堂資僻遠在野

深山雉防求敵

承資僻遠句

江猿應獨吟

承興清深句

洩雲高不去

隱几亦無心

結挽病枕

我病枕須依茅棟安得不亟為移牀計其奈舍北果林既枝蔓又荒穢何計非鉏斫淨訖不可舍北則背堂移

牀其處可資僻遠舍北則在野移牀其處與益清深所以資僻遠者我無競心畏其求敵并防山雉所以興清深者與誰倡和應我獨吟但有江猿此時洩雲不去窅然若迷洩雲無心也隱几何為嗒然若喪洩雲無心隱几者亦無心病枕其得所依矣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

二句舍北

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

二句由淨訖之故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二句即前章山雉江猿意

吟詩坐

回首隨意葛巾低

二句即前章隱几無心意

衆壑當秋生寒最早長林方曉卷霧能齊霧卷則日出前此枝蔓未去不見青蟲枝蔓去青蟲之懸者方始就日日出則泥乾前此荒穢未除不見朱果荒穢除朱果之落者宛在封泥舍北朝景如此至於防俗薄者直防人面蓋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學全身者須學馬蹄莊生馬蹄篇所謂馬之真性在於齧草飲水耳於是吟詩吟詩而回首者防患之至也回首葛巾任其低者隨意自適也病枕真得所依矣

籬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二句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

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四句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結意 同前籬以支門籬弱則門誰向沙以支岸沙虛則岸只摧日

斜而見魚食者魚晚飢也客散而后鳥來者鳥避人耳寒水原定其光若搖秋山何哀其聲偏苦未幾天涯曛

黑倚杖徘徊意何為者始而隱几看雲繼而吟詩回首終而倚杖徘徊我資僻遠典

清深如此病枕終得所依矣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二句古苔生迤地秋竹隱疎花

二句溪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二句溪西江使船至時

復問京華二句溪上清

此客何客乃淹留客也今住溪邊亦只四五家耳四五家非盡淹留客乃淹留客依此四五家則此淹留客竟為四五家中一人矣溪上地逼古苔獨生溪上花稀秋竹偏隱惟是塞俗無井幸而家在溪邊活水得免山飯有沙幸而人住溪邊漸米無憂况溪連大江使船時泊京華消息訪問可知誰謂峽內淹留客耳日止於峽內溪邊四五家所見聞不出四五家哉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二句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二句望北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二句望北胡雛負恩

澤嗟爾太平人二句望北

當此中夜江山寂歷危樓中人惟有北辰可依彼北辰為君象若之何長為萬里客終遠北辰即我身遠北辰是此身不為君父用踵頂皆虛百年之身誠為有忝遙想故國風雲其氣未靖高堂戰伐其塵未清顧此故國

高堂正我所望北辰之處昔年全盛彼都人士生長太平何至於今風雲戰伐擾攘未已揆厥禍源痛心切齒於祿山之負恩澤也流離客子瞻望北辰爲此故耳

復愁十二首

公未嘗有釋愁之日云復愁者愁反覆未有已也非曾釋愁復愁之謂乃前已愁復愁之謂

人煙生僻處地險虎跡過新蹄境險野鶻翻窺草物機險村船逆

上溪人事險

煙生僻處人稀矣虎過新蹄虎未遠也翻身窺草物有殺機逆水上船人有危機故可愁

釣艇收緝盡愁在盡字昏鴉接翅稀愁在稀字月生初畫扇愁在初字雲

細不成衣愁在細字

收緝盡不復有爲矣接翅稀無枝可棲矣月初生光明不能普被雲猶細覆庇豈能及物故可愁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二句開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二句合

今日萬國寇亂未平我故園亦在萬國內未知今日若何耳我自華州歸東都時故園之人相識已少故園之地戰伐已多數年來必有甚於疇昔者焉得不愁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二句思歸之故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省郎尚在似可趨朝然今日思歸者非爲趨朝爲農事也今不歸農年益深草徑終荒人愈老柴扉竟失愁彌甚耳

金絲鏤箭鏃皂尾掣旗竿二句一武備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二句武備不足行

金絲箭皂尾旗皆武備也。金絲皂尾器非不精，乃風塵一起，行路為難，武備不足恃矣。此往事之可愁者。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二句舊物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

二句得新棄舊之感

祖宗設弧矢，以威天下。以言貞觀自有銅牙勁弩，即言開元亦有錦獸蹶張焉。用花門小箭為自肅宗用回紇兵以討賊，遂以花門小箭為好，使先朝法物盡置不用，亦可傷也。○當年朝廷棄老成，任新進，舊臣宿將盡置廢斥，少年後生得時用事，公特寓感於花門箭。按史收東京時，郭子儀戰不利，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花門小箭，此一証也。弩以足踏者曰蹶張。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愁在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二句不肯休之故

花門小箭雖好，亦何嘗盛。朝廷用兵，自不休耳。因而人心競武，閭閻小子皆翹翹然，有封侯之想，以為談笑可

覓，奈何不銷兵哉。○此詩見人心喜亂，即如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正是干戈不肯休意。公於明皇時武備廢弛，則曰將軍不好武，穉子總能文。於代宗時人心喜亂，則曰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四句諷辭

今日朝廷何如。意者馬駕鼓車，示不復用，而况河北諸將入朝后，各享茅土，已覺榮華亮無勞遣師問罪哉。○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識者傷之。此曰無勞問河北，何也。亦屬諷辭。即有感章大君先息戰，夔府二章人憶止戈，鋌講殿闕書帷等句意。

任轉江淮粟，休添漢苑兵。二句裁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

城二句當裁之故

裁兵自禁軍始，蓋兵多則餉匱。今日朝廷粟米取給江淮，以贍鎮兵，且不足。我意江淮之粟，任爾轉輸，禁苑之

兵休得添設所以然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由來鳳城不煩虎旅不獨清宿衛亦以省支給也○當時漕運賦給江淮故史有唐得江淮財濟中興之語劉晏均節賦役每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若使宿衛冗軍不裁立見其匱也此獨孤及有傾天下之財給不用之兵等語至唐制府兵有為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藏於民最為近古自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更番上下兵農遂分乃神策軍尤為非古時魚朝恩以神策軍屯禁中分為左右廂居北軍右公曰由來貌虎士不滿鳳凰城隱述祖制以諷時事其後中官典兵卒以亡唐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

承秋色句南國且黃鸝

承火雲句

江上秋色未嘗不同江上火雲終不肯去亦秋色所以巫山錦樹原多赤葉終不移所以南國黃鸝其啼聲尚似初夏也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二句有酒無錢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

賒

二句無錢有酒

陶彭澤東籬把菊千古快心至今思之猶恨其無錢買酒空對菊花耳如今九日已至有酒可賒亦似彭澤無錢異於東籬無酒何恨之有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

二句以詩釋愁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

魚

二句以趨朝釋愁

病減則詩宜工其如仍拙何吟多則意宜竭豈知意有餘也我雖老病趨朝之興尚未能忘世人莫道江總歸老已成白頭須知賞時銀魚至今猶在何愁之有○復愁十二章結穴於此是以望治意迫為趨朝想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四句搖落

之驚費義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四句

搖落之感草木搖落巫山秋暮矣况江水初寒亦向東北長流乎當此烟塵未靖戰鼓連天風浪方興行舟絕迹何以遣此或者文章可經國乃雖有筆墨不過換鴛之資或者旅况不甚貧乃黃金已盡祇有敝貂之剩若論此心長懷報主豈料年年臥病忽忽高秋雖有長懷空縈方寸亦付之搖落一歎而已○公善書壯遊詩云九齡成大字此詩鴛費義之墨亦學書無用意

九日五首

五章為一時之作隨興所至體各不同首思弟妹次思君三思故友四思故國末總結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二句承竹葉於人既無

分菊花從此不須開二句承殊方落日玄猿哭舊國霜前

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四句承

首章着眼弟妹蕭條各何在一句重陽之酒堪酌也今舉目何人不過獨酌况抱病亦不得已強登江上臺耳夫酒難獨酌重陽而獨酌竹葉雖清即謂無分可也酌酒看花竹葉既無分紛紛菊花又為誰而開哉此時登臺西日已落玄猿之哭不知何處清霜早飛白雁之來又是幾行玄猿哭我安得不哭白雁來弟妹何以不來遙想弟在一方妹在一方不能來者多為干戈之故不能往者又因衰謝之年干戈衰謝兩兩相催登臺所感始於弟妹有如此○思弟妹思君思故友思故國皆在登臺一望中故首章以此句起日抱病起登江上臺末章以此句應日百年多病獨登臺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四句承前

竹葉菊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

花說來四句發明前截意

昔重陽何嘗獨酌亦曾傳杯飲矣此日看花不傷蓬鬢
今傳杯無分雙鬢飛蓬我云菊花從此不須開誠愧之
至耳所以然者身在西江心依北闕雖蓬萊日遠尚有
丹心奈巫峽終羈空回白首當此九秋令節正至尊頒
賜茱萸之日我昔叨侍從繼授郎官若論朝臣亦應沾
賜但自分放廢禮數久絕又安得茱萸一枝
向日邊來哉登臺所感次及君父有如此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又承上章

傳杯四野樹欹還倚秋砧醒更聞以上憶昔歡娛兩冥冥西北

有孤雲二句感今

三章着眼舊與蘇司業二句我舊與傳杯共飲者何
人蘇司業外又有鄭廣文矣我與為登高之會采花則
香泛泛此日菊花何必不開坐客則醉紛紛此時竹葉
何嘗無分既醉矣挈挈野樹欹而還倚既倚矣何處秋
砧醒而更聞舊與故人歡娛如此今兩人長逝俱成冥
寞西北一望但有孤雲登臺所感次及故交有如此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滙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四句承蘇

遊說鄭同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八句他鄉

感之

四章着眼終南對國門一句我與蘇鄭舊日采花故
里杜陵之樊川菊是也登高亦即在素滙源耳此時一
笑不知難得此時幾人自謂百年誰料一笑竟成隔世
幾人遂零落殆盡乎故人已矣故國還在雖窳身巫峽
江路空蟠乃遙想國門終南在眼無奈孤舟一繫臥病
經年何今日客中裁帽不似參軍兒輩呼尊已無酒伴
可憐九日對此羣盜夫羣盜可恨心事堪論夫豈投老
巫峽終置故國勿問耶登臺所感終及故國有如此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滾滾來四句總收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四句總收九日感懷

末章總收。猿啼斷腸矣。嘯則更哀。鳥飛遠去矣。回復何意。風急天高際。不獨猿嘯哀耳。落木無邊。亦蕭蕭交下。渚清沙白間。不獨鳥飛回也。長江不盡。亦滾滾爭來。當此萬里他鄉。一身老病。江上之臺。何忍獨登哉。坐使雙鬢蕭條。繁霜頓滿。平生耽酒。至是潦倒新停也。竹葉於人既無分。則一停傳杯。不放杯。不可復得。則又停。蘇鄭逝而酒徒寂寞。則又停。從兒具綠尊。而佳辰對羣盜。則終於停。然則重陽獨酌。杯中酒亦潦倒新停濁酒杯耳。萬感交集。何能已已。○相傳九日五首。缺一首。趙蔡以此章足之。予詳五首語意。原自聯貫。故湯為總闡。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

二句江村

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

二句季秋

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四句客况

江上村墟。喬木何古。村墟籬落。野蔓為懸。當此季秋。日云服矣。素琴將之。庶不虛度。天降霜矣。白首望之。亦覺有情。惟是俎無他物。登甘獨重。牀已折脚。支石偏圓。寂寞甚矣。然我遠遊之意。原在山川。若非遠遊。此巫山巫峽。亦焉得而寓目也。○公方圖出峽。反曰難見。此山川則知出峽之故。非為山川不可居。公峽中覽物詩言之矣。形勝有餘。風土惡。

杜詩闡卷二十七終

梧葉經霜而黃。白鶴亦次第而棲。此時白帝城頭更聲
早發。乃擊柝之際。夜烏復啼。白鶴棲。客子亦入門。雖則
入門。依然客子也。月徒皎皎耳。夜烏啼。搗練之聲亦急。
雖則搗練。不知為誰授衣也。風誠淒淒矣。我暮歸時。聞
見如此。然我心所期者。將欲下江陵。南渡桂水。由桂水
北歸秦川。始稱我意。必舟楫具。然後可南渡。必鼓鞞息
然後可北歸。舟楫闕。鼓鞞多。將南渡北歸之意。終何日
稱。我本客子。暮入門。朝出門。何日不杖藜也。明日杖藜
還復看雲。我雖不得南渡。且看雲之南行。我雖不
得北歸。且看雲之北往。年過半百。稱意果何日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東京之選。昔年朝廷以歲早穀貴。選人路費不給。通
其法於洛川。大曆猶循其例。倉曹貧者宜赴此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

四句
送赴

東京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四句望
其早旋

倉曹親老。何有此行。誠苦家貧。冀祿養耳。此去赴選。有
待於選司者之藻鏡。他日留連。固不免也。此行別親。遠
涉夫陟岵者之江山。今日憔悴。亦可知也。去日秋風親
舍之地。楚竹已冷。到時夜雪。東京之處。鞏梅已春。秋而
忽冬。冬而又春。歲月屢更。門閭應倚。屈指
此際。亦宜釋褐。就選衣綵服。歸省老親也。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

四句
憑倉

曹覓
舊莊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四句述將
書覓莊意

我舊莊在洛陽土婁。喪亂以來。久不復到。雲山深處。荆
榛可知。幸倉曹有赴選之役。得乘便將我書也。彼舊莊
有人主守。倉曹為我歷雲山而訪問。縱使舊徑難尋。無
辭披荆涉棘。深入其地。在彼廬墓之處。北風蕭蕭。黃葉
應滿地也。在此留滯之人。南浦悠悠。白頭空自吟耳。止
因十載漂泊。歸計茫茫。豈曰江湖之客。終遠土婁。遲暮

之心竟置荆棘勿問哉○柳子厚謫永州致書許京兆
拳拳於善和里杜少陵客夔州寄書孟倉曹殷殷於土
婁舊莊其情一也

耳聾

生年鵲冠子歎世鹿皮翁二句耳聾之由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

聾二句耳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葉驚山樹嘯兒問朝

風四句耳聾情景

彼鵲冠子老而忘年我之生年已如此子彼鹿皮翁隱
居菑川免於陷溺我之歎世亦如此翁生年如此不已
老乎歎世如此有何樂乎宜眼先暗不幸未暗尚見天
下人也宜耳亦聾幸而早聾不聞天下事也即如聽猿
鳴則下淚聞雀噪則添愁耳之累人者多如此類今猿
白鳴雀自噪我之秋淚晚愁則已歟已空所恨日未暗
睹落葉忽驚且喜耳先聾并朔風不覺也○鳥雀噪行
人至何以曰愁有時不驗則愁問朔風正為不聞落葉聲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二句小園之處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

花二句小園之故秋庭風落果灑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

物華四句小園之事

巫峽楚地其為楚人家舊矣我非楚人留此小園者客
病因可蒔藥耳買此小園者春深為可種花耳今日果
落隨風樹宜培也沙頽因雨噴宜防也此皆寒事既為
楚人則有楚俗及今問俗而營將來物華竟可吟詩以
待矣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二句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闔闔白首壯心違

四句
夜感

風來絕岸燭影在有無間如何宿上哀猿霜天獨宿江
邊孤鳥靜夜還飛也我其似之此時張華雄劍顧影獨
親窸窣短衣哀歌誰和而况閨闈之間烟塵未靖庶幾
撫雄劍着短衣為天子掃煙塵清閨闈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無奈平生意
氣白首坐消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
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
士及此慰揚舲以上借好鳥以叙判官之來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
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郢劍致君君未聽以上叙判官見贈之詩以見欲有為而未遇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

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

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以上叙判官得新娶之賢老夫自汲

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臥病識山鬼為

農知地形誰矜錦帳坐苦厭食魚腥以上自叙應上志在麒麟閣一段東

南兩岸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

白虎赤節引娉婷白云帝里女嚶兩鳳凰翎襄王薄行跡

莫學令威丁一作冷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

動金石兩青熒以上借鳳凰遼鶴以比新婚丈人但安坐

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坰我聞聰明王治國

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父始盈

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以上勉判官出而致君應還清文動哀玉一段

我今忽忽然峽中方睡風來忽醒蓋有為也因見西來好鳥乘風鼓翼為我而下青冥耳此鳥羽毛如雪其情慄澹當其飛來欲邀顧盼及其既顧舉翮不留鳥真好矣持比判官亦足慰其揚舩之心為我少住否判官所贈詩清文明朗如扣哀玉見道鑿鑿如發新礪正當摩厲以須何為忽發鴟夷之想雖欲揚舩而去其如正待燕然之銘所可惜者有斬郅支之劍即燕然不難勒乃欲致之君君未肯用也今方新娶在判官雖學鴟夷之泛五湖其志原在麒麟閣上雖慕五湖之載西施其心豈在雲母屏風琴心之挑必無之也止因卓氏新寡朱門乏耦慕長卿才赴牛女期耳而况甘貧洗孟光之脂粉勸讀拾車胤之流螢其賢如此臨叩之事何必諱言若老夫者躬汲澗泉親操井臼自歎白頭豈有雙星之慕羨爾銀印正諧雲母之緣臥病而山鬼為鄰學農而地形徒識郎官錦帳曾坐誰憐楚澤魚腥非魴奚慕老夫已矣判官遇合更有甚奇者我見兩岸坼而橫水注碧雲動而風雷起始焉峽中睡悲風來正其時也遙見空中白虎引節遂有神女來自帝鄉蓋判官為好鳥之

來則此女自作鳳凰之配夫豈襄王陽臺徒然雲雨令威仙鶴得比鳳凰彼襄王令威不過夢幻恍惚之事傳之猶為佳話今日臨叩遇合猶是人間嘉耦且夫人生感動金石青瑩判官固無心於雲母屏亦有志於麒麟閣矣判官但坐且漫揚舩處今之世清濁無分龍蛇正闢側聞聖天子聰哲仁慈省刑息戰天下務本又安有日儉德章師濟集判官乘此少壯出而致君榮華曷有極耶豈若老夫魚腥雖厭還食楚江之萍也○雲母屏切新婚趙飛燕亦遺女弟昭儀雲母屏風註家必引鄭弘事殊迂○儉德為中興之本伊尹訓太甲曰慎乃儉德公於代宗有感章曰不過行儉德提封章曰何如儉德臨往在章曰君臣節儉足至是始曰文王日儉德每飯不忘君父於此等處見之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四句叙秘書之來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四句赴相公幕

秘書彩鶴自成都來一時巫峽崢嶸秋濤雄壯天地為旋轉矣舟行巫峽中石出嵯峨楓葉在上者倒聽其落舟行秋濤中櫓搖迅速菊花在後者背指其開此行何汲汲哉良由貪趨相府恐失佳期也相公於六月自成都入朝是南極一星方朝北斗今日想見五雲深處相公已作三台星秘書入幕正在五雲三台處矣○鴻漸平蜀資秘書謀入朝辟用故有此行灑灑瀕堆冬水落則石出

贈李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
瞻漢闕萬騎畧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
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
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以上叙秘書扈蹕之功不才同

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鴦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

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

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以上叙與李相見之由清秋凋碧

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唇齒國軍

急羽毛書四句蜀事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秘書比臥青城山中

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敷

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騾

裏宮研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以上叙秘書入朝此行

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掉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井

日倚薄似樵蘇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漏

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以上自序
兼送李

猶憶往時秘書官中書省之右補闕扈上蹕於建元初也先是祿山反氣直陵行在彗孛妖星竟下直廬上皇出奔瞻漢闕而已遠肅宗駢蹕畧姚墟而未平已而大駕還帝車返戎衣一著民免其魚秘書此時通籍承明差肩侍御在秘書佐肅宗原殊周勃之迎代即肅宗眷秘書亦異文帝之賞朱虛寇盜息乾坤平秘書扈蹕之功如此我時同官亦叨扈從乃牽裾櫻怒竟出司功鴛鴦不終麒麟亦滯遂使文園病久中散交疎幸而漂泊餘生重來相見平生意氣尚未消磨惟是巫峽關山風烟浩渺楚宮臺榭雲雨荒涼故舊久矣無人起予幸而有作當此碧柳凋紅蕖落蜀中多故草堂再墟夔當唇齒之交尤屬羽書之急幸而相公出鎮秘書劾謀既輸前席之籌遂種青城之藥而忽蒙薦辟今日復有此行也台星入謁使節吹噓意在長弭蜀災方使南翁快意在秘書揣摩有素練達多年此行以地方情形入告必將論蜀中之師已老何以使其不挫蜀中之財已匱何以使其不竭勢之所藉非兵不克功之所無在禮宜除則勢不誦而兵精賞不濫而費省矣似此入對必膺

帝寵有何不濟哉所難為情者良友如予昔亦同官耳自歎井日親操漁樵為伍向人指困更僕鈔書困乏甚矣遙想秘書到時杜陵故丘正低晚照滴水舊岸已結寒水倘遇長安故人幸勿道清溪野老白髮蕭疎已無意國家大事也○事殊迎代即見得玄肅為父子父統傳子一定不易諸臣以代即視肅宗為謬滴水為公所居處杜牧期遊樊川詩有杜村連滴水句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

以上送韋

赴湖南

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勉之四句

漢潁川太守黃霸徵入為京兆尹中丞前刺峽州朝廷之寵渥矣是為徵黃之漸今日借寇量移湖南亦權宜耳所以借寇者只因湖南之地形勢背水地屬險要界接夷獠非中丞不足安之况峽內行春政聲素著今日

湖南之役舍中丞其誰哉若論王室如此多故中丞亟宜內召惟是蒼生至賴大臣今日且為岳牧尤望此行得人共理如徐孺子者何處無之中丞能為陳蕃則王室蒼生胥賴微黃之漸真不遠也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四句傷之

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四句慰之

惠子病矣白驢亦瘦今歸東溪惟一病身彼明明在上監亦有光豈無老眼分別賢否斯人何人困於空谷謂無老眼可也今歸東溪遙想崖上松花蜂蜜已熟山間竹葉杯酒生春柴門生事不過如此黃綺事業竟何如哉乃終困空谷以未稱臣老傷哉惠子

大覺高僧蘭若公自注和南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二句總提一老猶鳴日暮

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

飛錫去季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六句分應首二句

巫山為和尚所居今往廬山為廬山遠公矣和尚已遊廬山顧此巫山松林蘭若猶在也所留門徒其一老暮鐘猶鳴其諸僧齋飯還乞和尚不在蘭若清嚴如此遙想廬山此遊和尚踏爐峰過杏林洵足樂矣豈知去冬飛錫出門時邑子已歛噓不禁今秋風已晚為門徒者方獻花以待也○廬山有香爐峰董奉杏林亦在其處白榆星名此地有落星湖故曰近白榆漢書于定國薦邑子於尹翁歸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

王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恩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

紉清朝燕賀人

以上叙恩命

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新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

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以上述其慈孝

衛將軍之幕銜恩已重潘安仁之輿送喜又頻蓋由郡王有濟時之才成功衛幕所以太夫人有錫號之典顯御潘輿在郡王富貴不過尋常然似此尊榮已超夷等其封陽城也土地依舊其加鄧國也大名已新字繞回鸞驚看紫誥人趨燕賀羣頌清朝恩命如此夫豈倖致蓋由母慈子孝子尤移孝作忠也惟王季母已供冬笋復舞綵衣惟母教子已似班姑更如孟母母之義方嚴矣詞翰尤美子之承顏至矣報主復殷是孝且兼忠麒麟雙美古今以來可多得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

生萬事無不有

四句泛起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

丈夫正色動引經艷城客子王季友

四句叙可歎之事

羣書萬卷

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為

攜酒

四句叙季友之貧

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

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

八句言李勉識季友

時危可仗真豪傑二人得置君側否

二句為一篇之主

太守頃者

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會拜顏色高山之外皆

崑嶽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

湖李也疑永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

我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

以上正言兩
人可置君側

天地間事變幻多矣如浮雲然忽白衣忽蒼狗何常之
有古往今來大率如此未有如河東女兒之去其夫者
然不足以累丈夫蓋丈夫正色動引經典雖變不失其
常耳鄴城王季友是矣季友默識羣籍尤熟孝經惟是
家貧賣屐人頗忽之止有一二好事者攜酒相就敬信
之者惟豫章太守李勉引為賓客耳季友作客三年不
鳴不躍疑其無能為也太守信之益篤由此觀之丈夫
苟正色引經如王季友者雖人間多反覆之事有似乎
醜而於明月之光未嘗有玷鄴城劍氣自冲牛斗合而
言之二子皆豪俊今日時危可置君側者太守頃領山
南其邦人比諸父母王生早曾相識覺餘子總屬卑卑
以置君側為義和天不難成以置君側平水土地應增
厚以置君側而論道王也何愧惜乎猶阻江湖以置君
側而為疑丞李也何忝惜乎猶曠前後夫申呂嶽降傳
說列星上為星辰下為公輔二子皆星辰有致君堯舜
之志者縱使不置君側亦當在霄漢間與星辰終不感
焉肯沒沒以老與草木同腐者况二子不獨義和乃黃
帝時之風后力牧若我輩碌碌無為徒飽飯行耳風后

力牧如二子者我能不長回首望其置君側耶○按王
季友詩有自耕自刈食為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
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等句其為人食貧勵志可
知此詩貧窮老瘦家賣屐亦實錄也公雜述謂孔巢父
嘗不得飽飯喫秋述謂子魏子必見
用則風后力牧是也未二句引用

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着眼且移二字且者不定之辭
先是公種稻東屯故有此移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

四句
地利

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

二句
天時

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二句
人事

東屯界白鹽赤甲間其地平坦百頃若案而一川甚穩
繞此平地者四面皆山也地利若此天時何如日本
者交以煙霜而淒冷至於萬物風以散之散則物具成
形漸進於熟也地利天時無可傷者可傷惟人事耳就

一歲中春赤甲夏灑西秋又東屯如蓬之轉靡有定根
今將卜桂叢而守未卜東屯果桂叢否○東屯前帶清
溪後枕崇崗樹林
葱蒨故稱佳叢

東屯復灑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四句自灑

西移市喧宜近利公自注西居近市異為近利市林僻此

東屯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四句言東屯之僻

我移居東屯猶灑西耳蓋一種青溪東西若分青溪原
一况兩處茅屋來往可兼惟此地稻畦淹留有故其曰
桂叢者蓋灑西市喧利則近矣我非近利者若東屯林
僻并亦無蹊無蹊并無客倘有來訪老翁者如問津人
迷踪而去
真桂叢哉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頂都使句我亦沼清泉

頂高齋句枕帶還相似柴荆卽有焉又分承上二句斫畚應費日解纜

不知年二句見未
能出峽

賸客迷矣道北止有馮都使耳我於高齋見其踞一川
之勝然都使自都使我自我一川可共則共之都使登
石為渠若一川之勝都使專之不知清泉之水我亦自
然能沼也惟此一川在我枕帶故此柴荆卽有清泉蓋
亦隨人位置耳今秋杭稻雖熟來
歲斫畚正煩我之解纜果何日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四句移居

東屯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二句美東屯之居寒空見鴛鷺回首

想朝班二句思歸朝

我意在解纜耳今猶未能故且在西江開北戶而望也
但我非巴人楚客乃久遊而臥病茲土者或者林僻無
蹊路迷少客為幽獨之故或者高齋對川清泉可沼為
清深之故豈知巴國楚山終難投老長安杜曲是我思
存彼寒空上泛泛者是鴛鷺夫鴛鷺為朝臣班
列觸目寒空不禁回首何日解纜復我朝班耶

簡吳郎司法

吳郎是公姻眷時假居灑西司法其官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灑西頭古堂本買藉疎豁借

汝遷居停宴遊四句安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

秋二句承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二句承

疎豁 吳郎自忠州來我已遣騎往迎安頓其私人於灑西追維春間買此古堂本為巫峽擁塞之故此地疎豁藉以自遣非謂不可居而棄之今日假汝誠念汝自忠州來道途勞頓於此休息耳不見古堂前高葉當曉雲石熒熒古堂外亂帆當秋風江颯颯似此疎豁極不忘之今汝遷此我忝姻婭有時過從肯許坐我層軒挹疎豁散愁懷

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祗

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甚真六句

撲棗任西鄰意已訴徵求貧到骨更思戎馬淚沾巾二句是呈

我灑西堂前向植棗樹有西鄰婦嘗來撲棗彼王吉婦取棗啖吉吉去之西鄰婦任其撲棗者誠憐其無食無

兒一婦人耳無食則困無兒則窮困可言窮不可言無子曰獨無夫曰寡寡獨為窮民西鄰婦既無食又無兒

又是一個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撲棗之事緣其恐懼轉須親之使心安撲棗耳但吳郎遠客西鄰婦得毋以遠

客為嫌不來撲棗是西鄰婦能以禮自守然以此防遠客亦屬多事雖則多事在吳郎以其防遠客故插疎籬

以分別之假使如此西鄰婦竟不得復來撲棗似此分別過於直矣當撲棗時此婦已訴困窮之苦多因縣官

徵求一貧到骨我思徵求之故又因戎馬未息吳郎他日出為困窮請命當思天下如此西鄰婦者不少尚留心民瘼哉○前章曰許坐層軒此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

二句領至末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

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從來朱門不足累子弟惠子弟不為玉樹耳今朱門自貴玉樹自高朱門玉樹何嘗兩妨乃栢氏兄弟去朱門即山居者為讀書故山居內裘馬既遠所精典籍與籍內文雅既嫻兼涉風騷我於江漢上終老誰依乃於雲林間得爾後進栢氏兄弟地望為玉樹文章亦白雪夫白雪豈俗人之調即俗人亦安得而操此耶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

四句山居

壁屋筆架霑窓雨書籤映夕曛

二句山居讀書蕭蕭千里馬箇箇五

花文

二句栢氏兄弟

山居則非朱門而為野屋野屋則稱山居宜有山籬此間寒水往來白雲起伏幾與虎穴為鄰已覺人羣都絕

虎穴可畏人羣可依與其入人羣毋寧鄰虎穴靜喧不同也既精典籍又涉風騷則筆架書籤皆山居有事栢氏兄弟工苦如此豈真老於野屋疎籬白雲寒水為山居人物者皆千里馬五花文今日玉樹生於朱門他年朱門即此玉樹即君勉哉○霑窓雨暗用漂楚事映夕曛暗用映雪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空勒銘

二句正言

徵君已去獨松

菊哀壑無光留戶庭

二句即北山移文意

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

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四句諷辭

南極有老人星見則主治安今日亂離尚未可見不見而隱仍不失為老人星假使南極老人果能自有其星彼北山移文又誰勒銘而請耶無奈南極老人如覃山人者已就徵而去此隱居之地所存者獨松菊耳戶庭耳幾令哀壑笑人矣夫治亂在世出處在人予見亂離豈不欲出亦無可奈何不得已棲遲於此子年已老閱

歷應多。夫豈不知出處之道。必須經歷。后動乃漫然就。徵北山移文。周顛后。又將在子矣。夫福兮禍所倚。朱丹其轂。適以赤我之族。校書未已。而高閣投入。洛幾時。而鶴唳慟。此時回首。玄亭問字之處。崑陰讀書之臺。雖欲從之。何可復得。此神武門前。弘景之冠。早挂秋風。江上張翰之舟。遂歸。非惡高車駟馬。非戀秋天翠屏。誠知今日。高車駟馬。與傾覆接踵。他年秋天翠屏。雖悵望靡從耳。覃山人既為老人。何其昧於出處如此。○自有星三字。何等身分。自有不至。傾覆。傾覆。不復自有。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

二句栢學士茅屋

古人已用

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溜

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六句言其讀書茅屋

學士佩銀魚。乘白馬。今焚者焚。却者却。身隱巖居。何為哉。東方朔曰。三冬文史足用。古人用三冬而已足。今學

士方年少耳。開萬卷而有餘。古今人何多讓焉。讀書時想見茅屋內。晴雲滿戶。若傾蓋之團。茅屋下。秋水浮堦。為決渠之溜。學士為此。雖不貪富貴。若論富貴。必從勤。苦世亦有不必五車書而富貴者。命為男兒。當不如是。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四句東屯

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鬪跡。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

八句東屯月夜

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四句感懷

老病漂萍。移居東屯者。為春日務農。淹留歲月耳。仰見霜飛。秋深楓老。俯聽峽轉。石觸聲喧。况虎跡留泥。客村挂月。蒼蒼喬木。霜葉稀疎。裊裊輕雲。石根微細。數驚有故。為憐棲雀。無枝假寐。何從但想。蹲猿穩睡。未幾舉頭見日。東方漸轉。長安不見。北斗旋昏。天寒則不寐。不寐則無夢。無夢則歸魂。誰寄哉。○石為雲根。細根。小石也。

東屯北嶮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

二句總

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

二句正見

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

黃塵

四句正見

生逢盜賊浮生已困乃朝廷以盜賊故干戈未息至誅求之迫雖異俗如東屯而亦不免所以北嶮空村止見鳥耳庶幾日暮有歸人而落日未逢真空村哉我行而步壑時來吹面之風立而看松止有滴身之露由北嶮回首豈無樂土無奈茫茫戰地到處黃塵浮生至此誠為困矣

夜二首

向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

二句夜

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二句自况

暫憶江東鱸兼懷雪下船

二句夜懷

蠻歌犯星起重覺在

天邊

二句應首

月何必弦我所見者燈花耳燈花亦半委落而成眠矣人則雖眠乃號山之鹿棲而不定落樹之蟬忽焉有驚是人亦未可高枕也眠時所憶者江東鱸如季鷹思家所懷者雪下船如子猷念友忽聞蠻歌已眠復起當其憶江東鱸如身在江東懷雪下船如身在山陰聽蠻歌而起重覺此身原在天邊天邊何地而堪久處亦何異於號山鹿落樹蟬也已○不宜然而然曰犯公用犯字都有謂將曉詩曰飄飄犯百蠻言老不可入蠻也對雪詩曰北雪犯長沙言北不可侵南也此曰蠻歌犯星起言夜不可冒曉也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

承悲

賦斂夜深歸

承村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

二句夜景

斗斜人更望月細鵲

休飛

挽首章起二句

此時犯星而起不但聞蠻歌且聞悲笳不但聞悲笳且見過翼聽悲笳知甲兵之年數為已久見過翼歎賦斂

至...亦微...去...花...月...是杜門高臥行路難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此於東屯檢校收稻之事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

二句收稻之由

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

山

二句茅屋

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

慳

四句檢校收稻

東屯米冠蜀中稻為香稻其地百頃若案田為平田百頃之外屋宇無多平田之間雲水不礙惟是寒氣已侵御袂猶苦不免然而嘗新可得旅顏從此可破矣今日紅鮮之稻已保必有將來如玉之粒亮亦不慳凡此皆

檢校可預必者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

四句稻為

主葵為客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新

二句東屯之稻

無勞映渠盃自有

色如銀

二句玉粒之白

玉粒何如炊能白矣與稻同白者又有秋葵秋葵雖滑誰曰易飽亦藉玉粒軟勻宜於老人耳此玉粒之種自房州來者非如伊闕為我故鄉幸也房州之種無異伊闕莫白於車渠盃凡物未白者或借映於渠盃玉粒之色已自如銀渠盃之映真不必也

歸

此從東屯歸襄西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

二句從東屯歸

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

天二句歸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

詩篇四句歸後之情

白東徂西大江中隔故始焉騎馬繼須渡船既已渡船還須騎馬遂束帶上馬却去渡船也還讓西入林中林外皆山林中纔見其有地由林中望峽外峽中貫江峽外若疑其無天夫虛室生白高人自靜西居近市俗累宜牽猶賴詩篇足慰遲暮而已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

四句秋野

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四句秋野

事之

秋深一望野色疎蕪極日寒江碧虛搖動我繫舟於此夫豈得已即卜宅亦偶然耳所以棗熟矣從人自打何

必私為我物葵荒矣且復自鋤何必不如老圃夫卜宅在野既有葵棗乃繫舟臨江更有溪魚盤餐所餘何不惠及溪魚也○井絡夔之分野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

二句總

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二句承難教一物違

我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

山薇四句承易識浮生理

承上章我繫舟卜宅苟安於此者識浮生之理無容強求耳我於葵棗溪魚使各得所者知一物之生難違其性也蓋人生本浮萍無住着昧者不察多所營求須知物情猶我性也順之則喜違之則怨苟順其性雖拳石盞水欣欣自得倘或違之則雖天地之寬江湖之大愁慄滿目所以水不期於魚林無心於鳥而樂者樂歸老則甘之豈厭榮華是非則審之秋風几杖任其所如北山蕨薇久而不厭誠識浮生之理也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二句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

二句承禮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步履近

微香四句承山

以下三章隱承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二句意彼
各教中有禮樂我雖老病豈敢自外但禮樂之攻我偏
覺其短所以然者絕意榮華山林之興引我偏長也於
此長則於彼短有不能相兼者彼紗帽竹書禮樂所宜
今掉頭不顧曝背自如禮樂之攻我誠短矣若松若蜜
山林所需今風落而收天寒而割山林之引興信長也
至若秋花秋葉生意蕭疎駐履近之微香可襲既以掉
頭曝背何妨駐履花間既已割蜜收松并此微香亦足
戀云爾○禮樂山林原非兩局掉頭曝背無非禮樂無
非山林割蜜收松山林經濟即禮樂經濟豈真禮樂短
山林
長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

家家急樵聲箇箇同六句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二句

承上章秋沙遠岸一片皆白晚照連山萬里胥紅秋

沙處有潛鱗駭浪不及晚照時有歸翼從風自如而况

節屈授衣家家刀尺時當落木箇箇樵聲鱗潛而鳥歸

砧發而樵唱天寒矣霜飛矣我曾為郎南宮之被亦應

叨賜自維貧病已却榮華南宮之
直宿無期樂松之賜被敢望哉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接上南宮大江秋易盛空峽夜

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四句兒童解蠻語不必作

參軍挽合首

承上章南宮之被雖云隔也麒麟畫閣身曾許之往

者身廁鴛鴦羣朝班忝竊自傷衰老功名不終不亦辭榮

華甘貧病與彼大江之上秋偏易盛不但駭浪高風也
空峽之內夜獨多聞不但砧響樵聲也峽中有逕逕所
隱者惟千重石耳江上有帆帆所留者如一片雲然至
若參軍可作也乃見童居南久習蠻語亦何必如晉時

郝隆作蠻府參軍而始然哉。○細按五章當以易識浮
生理難教一物違兩句爲主。夫浮生有老少有貧病有
榮華有是非或入世有禮樂或出世有山林或早歲登
麒麟或暮年列鴛鴦揆之於理作平等觀物理亦不一
矣。總欲俾其得所棗之熟葵之鋤成功者退魚之樂鳥
之歸任天而行收松割蜜其候自然樵響砧聲及時自
至稀疎紅翠亦有性情兒童蠻語無非天趣所謂
難違者如此皇甫冉童穉解方言句本社公兒童解蠻語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

二句虛籠全首

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

扉嬾慢頭時櫛艱難帶解圍

四句傷秋

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

衣

二句傷秋時事

白蔣風颺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滅豺虎似有故

園歸

四句傷秋情緒

林僻則人踪稀少山長則鳥影微茫秋意堪傷哉况高
秋却扇似我道之過時久客杜門亮人情之見棄所以

嬾慢而少逢迎頭亦偶櫛艱難而多憂恤帶亦減圍夫
吾也收畫扇掩柴扉科頭却帶於長林下益將自安頽
老不復有爲豈知將軍捍圍汗馬方戰天子戎服宵旰
未寧興言及此雖結髮束帶爲將軍修力天十分憂有
不辭者其如白蔣風摧殷檉曉落秋又暮矣而豺虎未
息故園難歸何○時吐蕃寇靈州朝廷詔郭子儀帥甲
士鎮涇陽京師戒嚴是將軍汗馬天子戎衣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爲霧

二句雨景

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

四句雨景

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

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履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

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塞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

曹糠乾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早飄

泊欲誰訴。疋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迂。以上感懷浮俗何萬端。幽

人有高步。二句結上起下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

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四句出峽

山間之雨。滑不作泥。江上之雲。薄則成霧。雲散而雨晴。飛於半嶺者。有鶴。雨止而風生。亂於平沙者。有樹。此時洲景猶微。半明半滅。巖姿已露。若隱若見。因而出門。有礙。野趣都疎。老病頻侵。屐塵徒滿。肩輿自在。望鄉茫然。而况兵革未銷。蛇虺載道。邊月屢破。作客依然。年歲如流。奮飛無日。非叔夜之絕交。苦綠二豎。類陳平之噎。屹慚向諸兒。一命之吏。欲擬折腰。流落之人。久無傾蓋。屈身彌甚。開口誰憐。白顧疋羸。應酬已倦。况於色笑。頃刻恐違。蓋由浮俗紛紜。為態不一。豈知幽人遠舉。原有高踪。如龐公如尚子乎。少待洞庭秋深。瀟湘風發。便當杖策入舟。送此暮齒。安能鬱鬱久居此也。○等待為宿留。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

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六句都寫秋清病起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二句預期出峽

肺病得秋氣而平。白髮稀疎。不須櫛。亦自能理矣。於時藥餌堪憎。病後猶煩加減。門庭諸悶。病起可以掃除。未幾客至。還客拜。無杖藜之禮。病餘故遣兒以書。十月瞿唐冬竹。則必題詩。病餘不能自作。故遣兒以書。十月瞿唐冬水。漸淺。正當灑灑。瀨石出峽。水如象之時。夫如馬莫下。如象莫上。出峽下也。此時輕舟順流。聽其所如哉。○後公寄弟觀詩云。禹鑿寒江。正穩流。正合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意。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點瞿唐兩崖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

根。猱攫髯鬚古。蛟龍窟宅尊。四句言其壯羲和冬馭近。愁畏日

車翻二句托感

瞿唐為三峽門自昔相傳惟此兩崖中貫一江最為壯觀此其門也其高入天猶然石色其深穿水疑為雲根惟入天故祿獲之憑高處者髯鬚俱古惟穿水故蛟龍之阻深居者窟宅以尊雙崖壯此門如是不獨入天穿水而且礙日今者秋駕辭冬馭近冬日短弱恐到此雙崖日車不免於翻也亦奈之何○由入天穿水說到翻日時元載魚朝恩用事專權太陽翻覆之象愁畏日車翻語意有謂

瞑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候牛羊歸險徑鳥雀聚深枝時

景物正枕當星劒收書動玉琴暝時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

砧所見

峽中四面皆山故當日下時嵐氣直侵戶庭也於是牛羊歸徑以暝愈險鳥雀聚枝以暝更深正枕而當星劒

因暝劒光獨明收書而動玉琴因暝琴響忽觸暝則燃燭將燃之際半扉尚開既燃之后半扉欲掩因掩扉覺燭光所及適照清砧清砧不日聞日見暝時所急者見耳

雲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二句出雲之地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

林二句行雲之時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

煩襟四句承上

雲之為物從龍而起依山川而出天地之至奇也亦惟瞿唐龍會白帝江深故雲之生也無時不然不見瞿唐峽口終年常起白帝林間每夜必通終年起至收穫之候霜渚暫辭每夜通故分明之景夕岑猶戀不獨瞿唐白帝就我高齋亦非一處每披秀氣可豁煩襟雲不在我襟袖即○收穫辭霜渚功成身退之象分明在夕岑年高德邵之象

晨雨

小雨晨光內

一句題面

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

暫起柴荆色輕霑鳥獸羣

以上寫晨雨之景

麝香山一半亭午未

全分

結將亭午挽晨雨

小雨在晨光內當其初來聞葉上耳未見其形先聞其聲是為晨雨其聲初傳但於葉上是晨雨之小者惟其小故借霧而後灑地因風而便隨雲此時晨光內柴荆之色暫起不獨葉上聞鳥獸之羣亦霑夔有麝香山遙望山色但得一半直至亭午尚未全分蓋小雨迷濛難辨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

四句言池

上

在山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

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

以上寫池

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

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

六句切天

池

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四句

自寫

夔有天池宜有天馬渥注之異乃殊不然其嵐壁上惟鳥纔通耳池在山巔故百頃凌雲層波漾石其為雲秀氣干霄其為水寒光見底夫惟巫峽曾經開鑿想此池亦係禹功與魚龍出沒開闢已然菱芡滋生古今不異謂之天池者蓋以此池時奔雷奔雷黑時浴日浴日紅時而雨為神女雨時而風為楚王風夫雷雨風日皆天上物今奔於池浴於池飄零於池斷續於池不謂之天池而何且織女支機之石河伯獻寶之宮皆非人間物色一雁序為天池所有則愈見其為天池顧此天池九秋之餘雁序驚起萬里之外漁翁可狎所驚者雁序所狎者漁翁是無人處也誅茅而居一任我躬何不可哉

卽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

寸黃日猶自青

四句卽事之景

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

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四句卽事之感

天畔羣山山本不孤只一草亭亭何孤也似此孤亭庶免爲風雨漂搖乃風雨冥冥若偏爲孤亭而作勢處此風雨江中白魚應受釣矣乃一雙白魚不屑受釣魚也遭風雨而不貪餌如此處此風雨亭前黃甘應損青矣乃三寸黃甘猶然自青甘也遭風雨而不改節如此况多病馬卿何日能起窮途阮籍幾時得醒多病窮途之故都因身遠秦川耳秦川未得歸者只因細柳甲兵未散耳然則與天畔孤亭終始故鄉茫茫終不得歸與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更落山鳥暮過庭

四句獨坐

雨景

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胡笳樓上發哀怨不堪聽

四句

獨坐感懷

我獨坐對雨只有雙崖經雨彌青耳若水花則因寒落岸山鳥則向暮過庭皆有不堪於雨者况人而堪此飢寒哉暖老無具計惟燕玉夫暖老必須燕玉老終無時暖也充飢無物計惟楚萍夫充飢至憶楚萍飢終何日充耶况世亂未平笳聲頻奏獨坐聽之難爲情矣○燕玉舊引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以燕玉爲婦人卽禮記七十非人不煖意白樂天詩云君是孤眠七十人莫道非人身不煖又反言之也輟耕錄載四明黃玠贈趙碧瀾妾詩有少陵尚愛燕玉煖句則燕玉指婦人無疑但予又考唐寧王有煖玉鞍又有煖玉杯玉自有煖者何不可以煖老燕玉或煖玉出燕未可知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

四句峽雨

驪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四句獨坐

事情

雙崖者白狗峽黃牛峽一臨北一在東雲能致雨峽雲
照夜夜雨可知風能散雲江日兼風雨晴可知於焉曬
藥夫此煖老充飢之物既不可得庶幾曬藥以安老人
於焉客至夫我有柴門雖設恒關應門何為者聊試小
童耳至若德不加修年日逾邁亦知所欲行者百無一
逮豈是安心獨坐時無奈耳已先龔不能有為因此苦
恨而獨坐云爾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

雨雲對起

紫崖奔處黑白身去邊明

二句承斷雲

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

二句承微雨

柴扉臨野碓半

濕搗香杭

二句單結雨意

雨微雲斷其景何如但見雲奔之處紫崖都黑雲去之
邊白身暫明或奔紫崖之處或去白身之邊所謂斷雲

也秋日之影忽似新霑偶然日影若因雨而洗寒江之
聲依然舊落習熟在聲不因雨而添故為微雨當此秋
飢香杭濕搗雨困人哉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

四句雨

上馬回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瀕潤色靜書帷

四句雨時

景情

江雨不常陰晴難必其舊無時者已然之雨當暮秋而
霑物冷其忽散絲者將來之雨於今日而過雲遲晴雨
無常如此此時欲出上馬還休此時既回看鷗且坐高
軒無事潤色悠然灑瀕雖喧書帷自靜豈非行路難不
如杜門逸與

物色歲將晚天隅人未歸

二句總

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二句承物色歲將晚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周喪故舊短

書稀四句承天

眼前物色歲將晏矣天隅羈客何日歸與而况朔風漸
漸時來入耳寒雨霏霏輟復侵人歲真晚矣此時天隅
之人安得飽飯只因多病久加耳此時天隅之人安得
暖衣只因衰容新授耳艱難如此亟望故舊其如時危
周喪短書亦絕何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承短書來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

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四句都寫苦雨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

絲總結四首

雨潤石苔行踪都斷猶望京華消息耳短書稀則消息
遲矣彼青兕耐寒者當此山寒不免於叫白鷗忍飢者
到此江晚亦覺其飢不獨青兕叫神女本行雨者久雨
花鈿亦落不獨白鷗飢鮫人本喜雨者久雨織杼亦悲
我能免飢寒之戚哉憂緒多端不能復理雨絲終灑亦
奈之何○首章曰半濕搗香秔秋飢可想次章曰暮秋

霑物冷秋寒可想三章曰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
四章曰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無非飢寒之感

返照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以下都寫此句已低魚復浦不盡白鹽

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向夕應傳呼

日之夕矣巫峽已暗忽得返照峽景復開所見羣動淒
清寒矣萬象搖落空矣寒空中其為物色半有半無耳
魚復浦在下返照與之俱低魚復半無也白鹽山最高
返照與之不盡白鹽半有也荻岸非秋水返照所映荻
岸與秋水一色荻岸在有無間也松門非畫圖返照所
及松門與畫圖無異松門在有無間也牛羊本識童僕
至返照將斂牛羊所應但聽傳呼此時牛羊童僕
羊童僕皆在有無間寒空半有無如此

向夕

畝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

雲汀近雞棲草屋同

六句向夕景物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向夕之事

田距孤城村圍亂水景已短矣日薄西山而短更催風已高矣聲在樹間而高尤易於時雲汀近水有鶴翩然草屋荒墟羣雞亂入旅人何事惟有散琴書於明燭下不然如此長夜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此題春秋紀時體公兩詩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為客何時了

喚至未句悲秋向夕終

點九月三十日瘴餘夔子國霜薄

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藥紅

四句氣年年小搖落不

與故園同

挽首句結

作客至大曆二年何時可了乃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秋至九月三十日則已向夕終矣無奈瘴猶未去因此地

是夔子國霜猶未濃因此地是楚王宮所以秋為搖落之辰而草還翠花猶紅搖落為小也雖然與其見草翠花紅於異地不如見草黃花落於故園今既不然為客真何時了耶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

二句十日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

寒二句正見蒸暑如千室蔗糖幸一梓茲辰南國重舊俗

自相歡四句寫夔俗

南方十月瘴未全歇雖名為冬不甚苦寒旅人無衣處此亦無難事瘴還有所以夜郎溪日至冬猶暖冬已為所以白帝峽風此日微寒若論天時旅人何妨久處人情則有不然者十月一日夔為佳節其俗以蒸暑蔗糖爭相餽遺蓋比戶皆然千室如一室也以滿器為重一物必一梓也二物雖薄南人為重亦各相往來各自娛樂耳旅人何與哉公在夔於立春則思青絲細菜於寒食則思印山松栢於九日則思樊川菊花於冬日則

思銅駝金谷茲於十月一日則有蒸
裹焦糖之感旅客窮愁千載在日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二句

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疎二句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異俗

二句
遣悶

夔接烏蠻夜郎牂牁六詔信為異俗俗異人情亦異有
難與並居者有蠻神夔人奉為烏鬼養烏鬼已可怪家
家養則以怪為常尤可怪也有黃魚夔人日夜所需者
食黃魚無可怪頓頓食則雖常亦異故可怪也至於斯
人其在舊識為態無常其在新知外貌徒厚難並居如
此然治生之道耕鑿為常自守之道不關渠而已得俗
雖異我自不異斯人難吾自不難遣悶如
此○吁可畏乎其怪人也出靈光殿賦

西歷青羗坂南留白帝城公自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於
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

菟侵客恨拒妝作人情二句物類之異
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聲

二句風俗之異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二句遣悶

我非夔人只由往日自秦涉隴歷坂而來不得已遂留
白帝城耳不料此方異甚物類謂虎為於菟風俗有招
菟之拒妝且尚鬼將瓦代龜妄傳神語且燒田焚山斫
畚多費火聲虎名於菟妄矣饋惟拒妝陋矣占瓦為卜
誕矣燒榛種田迂矣斯人自以為是我安得
指之為非計惟高枕過此浮生悶亦遣矣

杜詩闡卷二十八

土寺圖 卷二十八

黃髮容如珠玑非人部辭之異 其二 同風 景非同家高林笑翠
白帝燃耳不降此 其二 同風 景非同家高林笑翠
非非藝人只由卦目自泰

杜詩闡卷二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至三年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前至東屯檢校 此至東屯收穫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二句從驛次 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

池二句復至東屯 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二句在築場看歛積

一學楚人為二句復至東屯之事

我往來東屯都為農事是歸田客也東西有水陸之隔故船渡之後又須騎馬幸江邊有驛次馬可借耳我渡江而來非子猷之訪戴安道我騎馬而去似山公之向習家池蓋將望東屯而往也山險故風煙早合非馬不行天寒見橘柚已垂穫何容晚夫築場歛積納稼之常楚人何獨不然楚人所為無一可學學楚人不過此歛積之常耳理生之道聊從俗云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

從復至說入

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

新二句到東屯之事

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

實為鄰

四句復至東屯之感

衰年宜高臥矣今僕僕東屯者迫於短景農事難緩勉強為此耳惟是山有嘉栗餉客嘗蒸澤有介麋佐饌不乏而况世路早知交態甚薄若論門庭何煩上客頻來不如與牧童田父輩共為蒸栗射麋之樂不亦可乎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

點復還

猶殘穫稻功

復還之故

築場憐蟻穴拾穗許

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六句總承穫稻句

我暫歸瀼西復還東屯者由前日檢校尚有餘功也九月蟄蟲咸俯我築場恐於穴處者有傷所餘寡婦伊利此狼戾一聽無食者拾取蓋穴蟻堪憐村童尤可念也有玉粒一落杵光輝燦然有紅鮮纔除芒子粒可數於以炊之可扶老病所云老藉軟俱勻者信不誣也於以貯之足慰飄蓬所云嘗新破旅顏者今果然也復還東屯為此故耳○按公種稻皆在東屯讀補稻畦水及督促耗稻兩詩皆東屯也雖卜居瀼西有春耕破瀼西句其實瀼西未嘗種稻蔬果居多蓋瀼西石田不可耕東屯水平土沃米冠蜀中故兩次還東屯皆曰歸田黃鶴以茅堂檢校收稻為收瀼西之稻復還東屯刈稻為刈東屯之稻微論公非老農不若是之貪得即客居旅食臧獲寥落亦無僕僕東西兩處耕種之理瀼西蔬果責成墮子東屯稻禾責成行官公詩了然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四句
了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四句

詠懷

此收拾歸田諸作。稻刈矣。一望田畦雲水皆空。但見一川如舊對石門而若案耳。稻既刈草木疎矣。寒風拂之。稻既刈雞豚散矣。旭日照之。其如農務雖息戰伐未休。何聽野哭知其初聞戰也。初聞戰哭聲如是戰後可知。聞樵歌不過稍出村也。稍出村十家九哭。歌者偶耳。亂離如此我無家之人。一任乾坤聊以詠懷而已。

柳司馬至

柳司馬必柳宗元父柳鎮也。按宗元傳父鎮於肅宗平賊時上書言事擢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時公在夔柳司馬更無他人。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

二句柳司馬至

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

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沙城幽燕惟鳥道商洛少行人

六句

承問字述

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王寸

心明

四句自言

吐蕃寇靈州兩京消息斷矣幸司馬歸峽我得憑之問信司馬答曰吐蕃入寇逼近京師東都函關為扼要地朝廷於此出將涇陽一帶地屬密邇郭子儀率甲士鎮其地渭水亦復屯兵焉不但京師邯鄲亦設備矣邯鄲雖屬晉恐有河東乘機起者至邏沙為吐蕃城於此設備於彼和親也若幽燕則路已斷惟鳥道可通商洛則兵已滿行人亦少由兩京及河東北備吐蕃如此我聽司馬言冀一奮身為朝廷效力無奈老病相尋一身無補仰見霜天炯炯直到宮闕我戀王寸心亦與俱歎豈曰老病竟置國難度外耶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二句近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戎干戈密二句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

時朝蓬萊殿裏諸王將才如伏波不得驕四句見不

猶憶廣德年間中官呂太一作亂廣州自平太一之亂

南海貢珠三年不絕近者所供犀翠又復稀疎夫豈南

海不來享復恐征戎者干戈密之故也若此呂太一之

禍必復見於今日夫蠻族動搖當置不問况其酋長歸

順者雖世授刺史而道里遼濶異於中原不必更責以

時朝之禮今日蓬萊殿前掌神策軍者是亦呂太一之

流未必是馬伏波縱使才如伏波亦不必勤兵於

遠况非伏波焉得驕哉○蓬萊殿裏將指魚朝恩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
銳頭將軍來何遲
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
時聽巖風折喬木泉源

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
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

面難再得以上久雨不至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

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

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
萃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

世相催促一豁明王正鬱陶以上惜其有才不見用憶昔范增碎玉

斗來使吳兵着白袍昏昏闐闐閉氛祲
十月荆南雷怒號

四句述時事
結挽久雨

空山茅屋天雨蕭蕭冀得銳頭將軍似武安君者一來

慰我將軍來何暮耶惟有黃霧亂雲巖風折木狖猿雜

處鴻鵠啼飢似此歲暮窮陰人生幾何會面之難如此

猶憶前者將軍抽鐵絲射白鹿我因坐皮知子歷險之

績就格獸服子應弦之能以爲安得突騎五千眉骨萃

然皆如銳頭將軍者走平亂世一豁王憂乃將軍曾有

范增老謀恨不見用徒碎玉斗所以諸將叛亂如侯景者皆擁白袍竟使闐闐氛祲不散至孟冬雷未收聲也夫十月怒雷世亂所感蕭蕭久雨能不懷我將軍耶○時杜鴻漸薦崔旰旰入朝故有闐闐氛祲句王將軍在成都鴻漸不用以平崔旰亂詩言如此篇中黃霧亂雲殺氣蔽天之象嚴風折木大將失律之象猿狄雜處小人竄竊之象鴻鵠苦飢民生失所之象都借雨傍時事說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灘名蕭銑僭江陵自屯兵於此後常為屯戍之處

秋風歘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

牙銅柱皆傾側

四句出虎牙灘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窅窮溪谷

黑杜鵑不來猿狄寒山鬼幽憂霜雪逼

四句寫虎牙灘之景象

楚老

長嗟失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

竿滿雲直

四句屯戍

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

十年防盜賊

三句屯戍之故

征戍誅求寡婦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三句感時作結

秋風一吹天地之氣慘無色矣直至風撼波濤銅柱傾側甚者巫峽峯巒皆為黥澹鳥獸山鬼莫不苦寒於時楚老因凜冽憶炎瘴卽角弓之愈勁知秋氣之彌高當此虎牙灘上屯戍未休遙見石城之間旌竿如樹所以然者昔年安史突騎曾獵青丘此後吐蕃鎖甲再圍丹極十年以來盜賊未息此虎牙灘上屯兵難撤耳征戍未休誅求彌急能免寡婦苛政之哭遠客窮途之涕哉

寫懷二首

勞生共軋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

以上說鄙夫

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

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谷北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
鈞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一段
寫懷

萬物勞生共處天地風俗有何足異自趨競者起天地
之大遂苦羈束因有貴者形賤者而賤者悲有富者形
貧者而貧者戚究之富貴貧賤及其既盡同一骸骨生
而謁死而哭何常之有鄙夫自到巫峽倏忽三載苟全
性命留滯他鄉已忘物情榮辱不計以言仕宦老絕朝
班以言養生日供脫粟棲身則編蓬郭外多病故採藥
山間用心霜雪之餘不過勞其筋骨豈必條蔓之綠以
爲他日參苓無安排也順幽獨耳何貴何賤何貧何富
何榮何辱之有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封公侯願
爲達士則何利願爲小人又不可庶幾曲直兩忘如樵
如牧我負
暄候之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四句
起興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我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

四句
自寫

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

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

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以上
諷世放神八極

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四句
懷之指

方夜坐對月忽焉驚風翻白日出明月安在當其夜深
羣生皆有一宿及乎日出飛動各有所爲凡以營其私
耳我豈無私其如天寒旅稀日月又迫何夫人多營者
皆爲榮名故因而賤者思貴貴不得則起而攘貧者思
富富不得則起而爭大者竊侯小者竊鈞世亂紛然奚
啻蟣虱古者三皇之世淳淳悶悶鼓腹而遊志願已畢
結繩起而機巧生機巧生而膠漆之固者從此而構釁
作備於燧人多事董狐之筆又繼結繩而起推燧人董
狐之意本以防奸記惡耳豈知奸以防而益奸惡以記
而彌惡譬彼燈燭本驅飛蛾乃燈燭既張飛蛾轉密彼

仙人者不但無曲直是非貴賤貧富并死生而盡空誠
放神八極齊一死生有如往還而已何仙術之不合哉
○孫楚詩齊契在今朝註引說文契大約也言齊死生
大約在於今朝終契即齊契意如往還即生往死還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
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
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
脫瀏灑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神文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繡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
知波瀾莫二撫事忼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張旭善草書

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
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
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
雷霆收震怒罷若江海凝清光 以上叙公孫之舞 絳唇珠袖兩寂

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
與予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 以上臨穎美人之舞 先帝侍女

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來似反掌風塵瀕洞昏
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 以上追叙先帝 金粟堆
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

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愁轉疾

六句自傷

昔有佳人為公孫大娘者每舞劍器震動四方不但觀者沮喪即天地亦為低昂焉抑而下如后羿射日落而昂者低舉而上如羣帝驂龍翔而低者昂忽然來如雷霆震於上而昂者還其昂忽然收如江海凝於下而低者還其低一低一昂頓挫獨出如此今絳唇珠袖不復在矣獨有弟子傳其芬芳耳弟子何人臨穎美人今在白帝城者是妙舞此曲神彩飛揚所謂如羿射如龍翔如雷震如江海者公孫已盡授之美人故妙舞揚揚波瀾莫二如此顧予何知美人之伎出自公孫偶於問答知其有本感時撫事不覺惋傷蓋由公孫氏於先帝侍女中為八千人之冠當年玉貌繡衣絳唇珠袖以妙舞侍先帝高頭宜春二伎坊內人皆推公孫為第一自開元五年至大曆二年為五十年時移事往樂盡哀來當時梨園弟子流落四方無一在者獨此臨穎美人李十二娘尚傳西河妙舞其女樂餘姿猶映寒日使人想見先帝高頭宜春之盛所可歎者美人猶是劍器宛然龍馭不還茂陵寂寞耳當此瞿唐石城秋草蕭蕭玅筵急管曲終黯黯雖欲再至郾城問童穉戲遊之所重謁金

粟弔先帝弓劍之鄉有足繭荒山自傷頽老轉加愁疾不可復得也已

有歎 公自注蜀官軍自圍普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猿

號雨雪老馬望關山 二句應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二句

應兵 常鬪

我壯志消磨不堪自問今日衰老亦聊寄人間耳何為至此蓋因天下紛紜兵戈常鬪故江東流落久客未還也窮猿失木老馬迷途回首太平恍如隔世深思武德開元之盛蒼生豈能再攀哉我之有歎誠此故耳○按水經江水東逕赤甲又東逕魚復又東逕巫峽又東逕夔城故曰江東客非弟豐在江左之謂武德為高祖年號開元是明皇年號不及貞觀永徽諸朝者武德為唐治之始開元為唐治之終舉武德開元列宗皆在其中想到武德開元即國風終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
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殊鏤石
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以上園樹林香出實垂將盡葉
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四句寒朝

衰顏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

猿僻在楚山隅

四句朝行感懷

園樹多矣其中時果雖無甘橘然而今朝江上雲雨既
歇籬中秀色若畫屏然而况若桃若李蹊徑尚存若椒
若梔艷色殊衆若藤鎖石有勁姿若松倚天有傲骨蹊
者蹊徑者徑紅者紅艷者艷鏤石者鏤石倚天者倚天
循籬一望真畫屏哉乃其間林香出實者垂垂將盡葉
蒂辭枝者亦不重蘇豈非成功者退物有難強者所望

愛日恩光蒙其一照猶恐清霜殺氣不免頓侵籬中秀
色安能長保也我朝來行視自顧衰顏常須緩步既不
能如散騎入雲閣中乃倚徙園樹與啼猿共處雖有千
株亦復何心也已○此即果園四十畝去夔時贈南卿
者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蕩
已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

東

六句白鳧魯國鷄鶡亦躡躑聞道如今猶避風

借客

黃鵠本摩天之羽高於五尺童已度越儔等今化為白
鳧有類老翁為五尺童所竊笑白鳧非香稻不食今故
畦穗盡勢必天寒歲暮泛泛波濤此時波濤中豈無鱗
介白鳧鄙而不屑食故仍終日忍飢東西流落也故畦
穗盡一至於此即如鷄鶡偶因避災止魯東門今久而
不去豈鷄鶡之得已耶○黃鵠鷄鶡皆公自况公留滯

於夔正如鷓鴣踏踏宜乎不食
嗟來為黃鵠之飢寒失所也

冬至

年年日至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二句

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六句分應首二句

年年日至年年為客未有不窮愁者獨此窮愁泥人不
去一似窮愁於我獨親然在此則江上形容偏我獨老
在彼則天涯風俗自為相親身居夔地親疎不入我日
至長為客可傷如此而况在殊方者杖藜踏雪在長安
者鳴玉來朝身遠關廷雲泥異路我窮愁泥殺人可傷
又如此寸心折盡故國終迷亦何日免於為客窮愁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鵲

錫飛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遠

五句弟到江陵

禹鑿寒江正穩

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三句自言出峽

自汝往藍田迎妻子秋來消息杳然今日荊州信到憂
方解耳鴻雁之影未來峽內尚未為真已連峽內是消
息真傳也鷁之飛未向沙頭到未到尚未可知已到
沙頭是妻子果達荊州矣前此曉關之險誠畏其遠今
回首曉關已為虛遠我憂所以解耳前此峽江之流苦
其不穩今十月寒江正當平穩我亦乘此出峽矣及此
穩流我懷朱紱隨彩鷁下江陵汝黃牛峽之來信不必
至青春又傳矣喜可知也○朱紱隨彩鷁亦寓急於趨
朝意公由雲安至夔兩年來此心日在朝廷一日歸朝
日簪笏一日肺病幾時朝日邊於九日曰茱萸賜朝士
難得一枝來於夜雨曰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畱至弟
到江陵尅期出峽從前神往并在此時故不覺喜極曰
朱紱即當隨彩鷁蓋公歸溪上未嘗罷官
出峽趨朝分所當然朱紱二字定非漫下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

國移居見客心四句弟到江陵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

吟巡簷索其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四句自述喜意

想汝由藍田下秦山雪正深也苦寒如此弟攜妻子至此者不過為就我之故雖他鄉而春色生焉但長安是故國弟從故國移居雖為就我之故亦見客心之不得已也我則喜甚喜形於手提攜如意舞矣喜形於口行坐白頭吟矣此時尚自舞尚自吟索誰共笑巡簷之際忽見梅花如見我弟因而共梅花笑如其弟笑夫梅花本無情之物今若揣知人意冷藥疎枝不禁舒放我其為冷藥疎枝哉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二句總短墻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聯承首句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

邵平瓜此聯應次句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結還喜字

弟移居江陵所居何處昔者庾信遜歸江陵居宋玉宅維含於江陵築茅舍而居兩賢俱有宅也但為時已久

今不知作誰氏居耳庾信羅含俱有宅句亦客裏殘居但免暴露使二宅之短墻尚在無須更易且從殘草客裏移居但取庇蔭倘二宅之喬木尚存無用斬伐亦可假花夫庾信羅含遺跡固可求也若蔣詡邵平我長安故鄉人亦可師也當年蔣詡挂冠歸里蓬蒿滿門弟今卜築於二宅願同蔣詡之徑當年邵平為秦故侯種瓜青門弟今為園於二宅願如邵平之瓜春來秋去作誰家今直作蔣詡邵平家耳前弟往藍田曾與約曰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今正其時我雖病酒且為弟開勸酬之餘真有樂不可支者尚何怨嗟之有

別李義

按李義係道國之裔李鍊子也鍊在玄宗朝曾遣祭沂山東安公鍊宗室之賢義能繼美公係舒國後裔外孫別詩情見乎詞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泊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

貴賤殊余亦忝諸昆六句叙淵源丈人嗣王業丈人義父鍊之子白

玉温之子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

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六句子建文章壯河間經

術存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河奔

六句憶昔初見時小孺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

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尊莫怪

執盃遲我衰涕唾煩以上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

少干謁蜀都足戎軒悞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

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餐猛虎臥在岸蛟

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

爾吞以上

規戒

高祖二十三子除早薨以事誅存十一上太宗有天下

封王者十七人道國舒國十七王中之賢者夫本宗為

重外族則輕中表之貴賤雖殊子為道國裔孫我為舒

國後裔之外孫親親之誼則誠忝竊昔者爾父鍊為丈

人行能繼道國先王業今日子亦温然如玉也然則子

能繼道國之業子父丈人實先之丈人在玄宗朝已蒙

任使職領宗卿為國典刑無忝司直丈人嗣王業如此

所以子有曹植文章河間經術其温克則富於詩禮其

清骨則慮亦不喧今日洗然相遇談論快心也憶昔相

逢子方襁褓曾幾何時便成丈夫顧我心方慰忽值離

筵當此三峽冬春江山晦冥而况所往者又岷江源也

今日崔旰雖已入朝楊子琳又復跋扈岷工為反馬場

荆棘地非賢者所宜干謁與其往而失將帥意不如來

而叙親舊恩子少年者若見梅花便圖歸計慎此風水

莫戀盤餐誠以猛虎蛟螭如崔旰子琳之輩可虞也王

子幸自愛哉老夫困頓石根自分不復有為惟是生離

死別古人所嗟今日發聲哭而又明亦謂子係神堯子

孫道國賢王之後與子有中表之誼云爾○公祭外祖

毋文云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曰

府君之外父者為府君外王父也據此則公為舒國外

孫之孫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尋封閬州謂司直往謁封閬州也封為閬州守後公送封主簿即封閬州之子公亦曰主簿前閬州賢子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

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汎舟人胡為入雲霧八句惜司直與

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

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

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

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驚以上叔別西謁巴中侯艱險

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

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初

聞伐松栢猶臥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

主人勞心練征戍以上尋封閬州

周時赤雀銜書入豐止於昌門昌拜受之此赤雀之遇也今銜書而來暮棲何樹赤雀失所矣所以然者服驂駟事天子倭遲周道臣子之職耳但司直係理官原非冗末三巴本絕塞豈為壯遊泛舟入此咄咄異哉所幸者姻婭相逢邂逅叙澗長卿消渴一見而瘳公幹沉綿一見而起清談入勝懷抱得舒其如伏枕方慰終成漂寓何況行路艱難熊羆載道遊子此行我心所為介介耳閬州為巴中封閬州為巴中侯司直此去西謁直跬步間况巴中主人具不世才舊為先帝所眷顧於行伍中拔為天軍佐封能崇大本朝法度不負先帝特顧之寵往年出鎮淮海清風到今是封本玉國楨幹大厦所需者今徒老其才於天柱峯頭亦獨何哉近日蜀中多故所在屯戍閬為梓益都會封且勞苦戎旃庶今日閬州猶昔年淮海昔佐天軍今練戍卒司直幸將此語送

之封
侯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

壑東逝無停流

四句
歎時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

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

四句
羈旅之感

青草萋萋盡

枯死天驥跛足隨駘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封公

侯

四句
流落之感

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

二句
應東郭老人一

段

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

二句
應天驥跛牛一段

生男

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

塵兒亦得

用聖賢惡少
兩句意結

今日苦短昨日已過不見碧樹化為錦樹逝水終無停
波乎我何為久處於此我東郭老翁本洛陽青丘人今
飛書白帝營求斗粟雖有琴瑟几杖徒添柴門幽况耳
夫青草枯死天驥隨牛聖賢薄命往往而是聖賢薄命
惡少封侯矣聖賢薄命困頓殊方惡少封侯得志邦國
矣我居夔以來故國消息三年一通雖終南渭水依然
如舊乃長安惡少非復往日所以五陵豪貴顛倒傾覆
鄉里小兒錦衣狐裘時事如此生兒不必聖賢但當惡
少蓋有膂力即封侯可立至也若生女富貴雖傾邦國
天下風塵無所用之然則生女得寵固多黃金生男有
膂力亦差
強人意哉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

四句
白帝

城樓

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

二句
感物

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

舟

二句
出峽

江之來也遠度閣道城之竦也高出危樓故翠屏非晚對不宜白谷必深遊始會也於此有雁莊子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殺主人殺不能鳴者處今之世不能鳴者或未必殺能鳴者或不能保故能鳴者反急急然也於此有鷗海上之人每從鷗鳥遊其父命子取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夫下則爲人所取不下斯可無患輕輕者惟不下飄然自得也雖然雁之急急當春思歸鷗之輕輕所在遠舉夷陵春色一動白帝扁舟我亦矣發

寄從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

二句所隱之處

我孫騎曹不

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雞

二句言其能隱

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

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常攜

四句期與偕隱

牧

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二句期與終隱

夔州白帝山踞其東西其南北則有龍湫虎溪我孫居此更有何事似爲騎曹而不問馬其王子猷耶亦學尸鄉而多養雞其祝雞翁耶昔有龐公盡室而隱子是其人否更有武陵問者迷津夔是其地否所幸與我林居望衡相接採藥飲酒時復相依庶幾可偕隱耳但古人肥遯相期永矢若使青雲有梯忽而斬斷則隱德不終彼牧童樵叟最爲無賴慎之哉勿令山林深密地使若輩踪跡操斤斧而入也○莫令斬斷句卽示從孫濟淘米刈菜意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二翁前權夔州今復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

四句統軍

還江陵寒空巫峽曙落日涓陽情留滯嗟衰疾何由見息兵

四句送別之情

統軍則有火旗。火旗行，全軍行矣。今日火旗已上錦纜，而還二翁白馬，隨出江城而去。白馬出，則吟筇俱發。錦纜解，則別浦自清。我送卿翁至此，向曉而出，寒空起，巫峽之曙，抵暮而歸。落日動涓陽之情，老病干戈，侵尋留滯，我送舅氏，爲此神傷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

四句白帝

樓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發，還欲攪邊心。

四句

出峽之情

一望漠漠，在虛無裏者，何處其間。睥睨亦連連而相續，非白帝樓即樓懸絕塞，則去日自遠。峽臨大江，則倒影宜深。臘破則春歸矣，將欲製春衣以出峽，思端綺而恐不能，誰爲假資斧以爲出峽需，待一金而恐不得去。冬身羈西閣，白傷留滯，豈梅柳二物還欲攪我邊心，使留滯耶，必不然矣。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

二句夜歸

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

四句夜歸之景

白頭老罷舞，更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二句夜歸之情

當夜歸時，衝虎而過，傍不見北斗，仰不見明星，前不見燭光，後不聞猿啼，山黑更深，家人鼾睡，此際誰能自遣者。至於歸家，不復衝虎，傍見大江，北斗低垂，仰見當空明星，獨大北斗低，明星大，把燭何爲者。北斗低，明星大，山猿驚覺矣。此際何以自遣也。因而舞，因而歌，因而舞，且歌，杖藜於明星北斗，燭炬猿聲前，此際終何以自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北斗長安在其下，明星即啓明星，君象也。此星當空，衆星退舍，故獨見其大。公見北斗，明星神往其處，不覺且舞且歌，不能成寐，噴燭炬惡其亂明。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四句

望山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四句

之情徐步必資斑杖資斑杖而仰白頭者看山故耳山有翠

壁深處疑開山無紅樓遠勢若結此時曉山一帶亦沿

江望耳喜日出而一望能清此時望山客情亦為旅愁

耳幸暄和而旅愁得散夫暄和則已春春城而見松雪

正臘破春初之候我之歸舟此時準發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承送復作掩荆扉

承送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應送往還二十載歲晚寸

心違應猶不歸

君今先發我扶病送者既羨君發還憐我未歸也所以
客中之淚不覺盡揮柴荆之扉依然復掩子去矣江漢
故人宜其益少音書從此誰復相
逼廿載追隨一朝言別豈我心哉

夜聞簫篋

夜聞簫篋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寒

曲三更歛悲壯四句積雪飛霜此夜寒應夜孤燈急管

復風湍應滄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應鄰舟

筳管為簫篋其聲悲又當夜深起自江上衰年側耳自

動去國懷鄉之感彼吹簫篋者我舟正鄰之鄰舟一聽

已足感傷况時當三更聲復悲壯此時舟以外霜雪淒

其舟以內孤燈明滅急管風湍哀鳴互咽彼吹者但知
天地內干戈載道獨不念江湖之客
行路甚難何為故作此聲令感傷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

豹哀號又堪記四句苦寒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

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四句苦熱見

二章記異 冰雪亦常耳漢時凍及牛馬以為異而記之今號及虎豹甚於牛馬凍矣豈不異絕又堪記乎夫

玄冥司冬祝融司夏本有定候故夏需葛冬需裘獨夔不然我雖秦城老翁今作荆揚旅客其於炎蒸亦已習

慣絺綌之服冬日常施今雖苦寒玄冥難據恐祝融之氣依然然而交是冰雪入懷羽扇仍未敢釋耳○時令顛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

刮肌膚北風利四句苦寒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

三足之鳥足恐斷羲和迭迭將安歸四句志變

南雪從不到地今年不然宜乎蛟龍凍肌膚刮耳夫楚地氣暖四時麻衣今楚天萬里日色不照又何為哉彼羲和以馭日者是必日中有鳥三足凍斷但不知羲和馭之竟安歸耶○太陽比君羲和比相羲和馭日使日無光罪有所歸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

石缺裂青楓摧四句雪南天三句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

六龍寒急光徘徊三句晚晴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

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泊乎我生何飄零

支離委絕同死灰六句自歎

高唐但宜雲雨今雪何壯哉雪一洗使舊瘴無塵埃雪壯矣雪一積使崖若沉谷若沒雪壯矣雪一壓使江石

裂青楓摧雪壯矣乃雪壯矣霧又蔽之苟非太陽焉能
開豁俄而赤日來寒光散衰顏一照快意可知乃
吟咏心自感傷者誠念天有晚晴人無再壯至於皓首
雖欲復揚眉吐氣於黃金臺上亦何可得亦甘讓少年
自安委頓心同韓
安國之死灰而已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

黑為風候二句切復陰

萬里飛

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天

蒼兕吼

六句寫風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二句自歎

天地閉塞象為合沓一望惟玄陰耳玄陰塞則天地黑
黑為大風之候因而葉飛羽揚江簸沙走直至雲雪埋
蒼兕吼夔子國之風烈矣齒落耳聾如杜陵翁者何以
遣此○復陰者治而復亂之象說到齒落耳聾公有付

時事於不論不議
置理亂於不聞意

後苦寒行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

崙天關凍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

六句苦寒

安得春泥補地裂

一句望治

巫廬二山皆屬南紀向無嚴寒今蠻夷長老莫不苦寒
直恐崑崙裂天關折而况猿吟若噤鵠翅低垂苦寒至
此庶幾東風解凍得春泥以補地裂而嚴寒可免夫冬
雪為陰氣所積春泥得陽氣始融陰極陽回否極泰轉
亂極治
生一也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

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

五句苦寒

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幹那得知

二句自解

拔木飛瓦風威猛矣此時青海諸戎應得天兵而斬斷故殺氣南行至動坤軸不然何嚴寒之酷烈風之甚人見已東暖峽亦生凌漸幾疑造物不仁豈知天意迴幹欲軋青海諸戎行此猛烈此中真宰焉得知也○一慰長老曰安得春泥補地裂意在拯黎元一斬諸戎曰彼蒼迴幹那得知意在滅吐蕃

自夔出峽至江陵詩

大曆三年

元日示宗武

汝啼我手戰我笑汝身長

從宗武說起

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

方飄零還栢酒衰病只藜牀

四句元日

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

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

四句示宗武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

數行

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手戰老病可知汝憐我不禁啼也身長成人有望我喜汝為失笑也今日又元日矣客中元日到處相逢無奈遠方終成流落雖陳栢酒祇戀藜牀汝之啼我不誠然哉顧汝身已長我方欲訓汝置身青衿自傷老而無成雖白首為郎甚慙一官落拓耳乃賦詩遣懷我雖手戰猶能落筆獻壽賀節汝既身長且復稱觴但今日者我賦詩汝稱觴誠有父子之樂不識弟在江左當此元日竟何如耶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

以上示宗

武以詩學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

二句元日

應須飽經術已似愛

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武以上示宗

武以經術我欲訓諭子者以汝覓句業能知律以汝攤書亦能知解夫我家詩學不過熟精文選文選中如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等句試一吟焉諸詩可廢至若謝家子弟好帶紫羅囊所當戒者今日汝雖為我稱觴在汝無容縱飲亦於假節日聊復從俗誠念汝年復一年與我共長只轉盼間事而况少年讀書貴通經術大儒學問何以文為古人十五志學汝須立志以躋於三千弟子之行彼三千人中升堂者惟曾參游夏誠通經術安在十五男兒不可與於曾參游夏哉○按公於宗武最為鍾愛一則曰聰慧與誰論一則曰驥子最憐渠一則曰已伴老夫名此章則嘉之以新知律解滿床勉之以青玉案戒之以紫羅囊飲酒則限之假日長成則期其共我且望之以飽經術以曾參游夏責成之其後收拾乞句卒先志者仍得之宗武子嗣業云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

四句 穎觀

等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

二句 元日

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

疎對酒多疑夢吟詩正憶渠

四句 遠懷

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

廬

結還 元日

穎在陽翟空知其處我曾云長葛書難得是也觀取妻子到江陵雖得書而尚未晤是荆南猶陽翟耳穎羈陽翟遠別猶然觀到江陵即次未定幸春風起冰霜除正雲天聚首花萼相對之日其如猶錯莫尚蕭疎何所以非無酒也弟不在雖對酒而都疑夢非愛吟也弟不在聊吟詩而志憶渠想當年身在里門時值元日一堂之上兄弟傳杯杜陵鄉人誰不羨吾廬之盛今日一陽翟一荆南一江漢哉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四句 客夔

之感 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

四句

日 太歲 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八句 自傷

我頃年客夢此行將老忽焉又春欲圖出峽祇綠多州
而况謀拙多不如人當此春王正月值戊申太歲之日
遙想天開黃道人拜紫宸復日呈祥羣僚霑賚夫豈多
病拙謀如予者所得與此追維一出君門篤行永斷三
年巫峽虎穴為鄰森森西江如依蜀客迢迢北斗獨照
秦墟所幸身居散地得脫要津自笑生涯惟有伏枕年
來楚岸梅花巫山柳色幾回相見尚其速圖出峽作歸秦計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捲塞雲

二句寇退

北極轉愁龍虎

氣西戎休縱犬戎羣

二句退後

吐蕃寇靈州蕭關在靈州傍路嗣恭破賊於此蕭關隴
水間官軍盡入矣斬首二千吐蕃遜去青海黃河諸處
塞雲盡捲矣夫吐蕃雖去官軍未敢解嚴所以長安北
極龍虎兵士之氣若轉愁者凡以西戎犬羊必盡驅乃
止尚可得而縱哉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

二句言通好之得

朝廷忽用

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二句言開邊之失

吐蕃年來數為邊患非吐蕃故先是開元年間吐蕃贊
普屢欲請和朝廷許之邊釁遂弭後用哥舒翰節度隴
西攻拔石堡收九曲地從此吐蕃生心公主之和親為
虛矣夫公主下嫁本欲罷兵哥舒窮邊適以開釁此往
事之可歎者幸今已退耳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入國門

二句承上和好

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此句總退

崆峒山在西其西極為崑崙往年和好未絕諸蕃駝馬
入貢國門者未嘗絕也數年來封豕薦食道路為斷今
日靈州一捷蕃人漸奔豈獨吐蕃從此西域大小諸蕃
莫不來享來王重有駝馬國門之盛矣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盃最來多

二句蕃人入貢之物

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

此言朝廷待蕃之禮

勃律堅昆皆西域別種勃律出寶玉堅昆出碧盃向隨漢使納貢朝廷但報之者雖不必如藩服來朝修厚往薄來之禮亦須少答其誠彼以千堆寶我以萬匹羅於朝廷原無大損於遠人則已榮施蓋許其內屬優以卽序豈非春秋之意與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

地紀大曆三年調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

時紀

諸蕃奔享王修天下可幸無事矣自東而夷自西而戎自南而蠻自北而狄靡不帖然內附稽首至尊記之於史大曆以前無此盛也大曆三年調玉燭後之遡大曆者無異遡貞元玄肅以來無此舉也玄元皇帝聖雲孫後之仰雲孫者無異仰太宗此真時事可喜者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

四句續得

觀書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

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

六句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飛鳴還接翅行序密

銜蘆二句迎就

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

覬在皇都

結到趨朝

自汝迎家到荆來書二次矣未得續書雖頌椒轉添諷詠既得續書計禁火可卜歡娛我扁舟久繫從此當因人而轉移我肌骨久衰從此當扶杖而登涉况斗柄旋東夔峽之天行已轉陽春布暖岳湖之物色都新不亦發舟之日預排南喜出峽之時已散北吁乎我正月中旬定出三峽况當陽居止弟復來迎此日飛鳴接翅而喜此時行序銜蘆而棲我回首江山俗雖薄而未嘗厭人屈指草木時雖危而原自生長今日當陽將就終想長安此行安頓私人卽作趨朝之計豈日馮唐晚達絕意皇都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以下都承陰字

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

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東方占一日為雞至七日為人自元日以前到人日民物皆在其中是日晴其物生育陰則災無日不陰則無物不災矣陰則冰雪多而鶯難至鶯不來凡屬禽鳥可知陰則春色寒而花較遲花不開凡為穀實可知陰則水勢壯雲光隨之俱落陰則山氣沉風聲振之亦悲山水無不蕭條矣我一身垂老鬢髮稀疎已愧素絲何堪相比此七日為人人已如此○天寶以來至大曆年間朝廷皆小人用事陰長陽消天道以陰為常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酒勝

裏金花巧耐寒

四句諷人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二句自謂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二句出峽

此日為人日微論貴賤各有此日但知此日為可喜不知此日之陰為大可憂乃此談彼笑若以災異為可謔浪者然尊前栢葉為人口設如此恒陰非縱飲時且休隨夫酒勝裏金花為人日剪如此恒陰非爭妍日且巧耐夫寒被俗自談笑我豈隨俗者我有佩劍光可衝星暫拔以壯我志我有匣琴音如流水且彈以寫我憂夫我之劍惟張華識耳俗未必識也拔亦聊拔我之琴惟鍾期知耳俗未必知也彈只自彈乘此早春我將仗劍攜琴逝矣夫行路之難不在山水在人情之反覆若使直道而行到處坦坦又何憂乎行路難哉○直道句公正為談笑者下礙談笑者安危利害其不憂者大可憂直道而行者趨吉避凶其多憂者所以無憂江湖興即出峽下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

六句江梅

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二句客情

藥破臘前花開年後一花而占兩歲矣其如春意動臘前客愁則轉添年後何而况臘前白雪彷彿如花年後東風誰復能禁江上梅花伊可愁也故園梅花亦可懷也故園不見巫岫嵯峨奈此江梅哉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捲芽重庭草四句
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庭草四句

感之

楚地暖故草色經寒而還碧至於春入眼彌濃矣經寒則舊低低則葉收今收而又舉入春則新掩掩則芽捲今捲而且重夫今日之草乃異日之花步履宜輕者恐損其芽也開筵得供者將有其花也大抵人情當其花則愛之玩之方其草則忽之置之豈知在人看花自有節序今日尚非其時在草開花亦有時候今日亦何敢強為容以媚人哉○結句就草上說最見有品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灤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愛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四句追言

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二句果園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

正月喧鶯未茲辰效鵲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托贈

卿家有因歌野興疎以上將別巫峽贈南卿果園殘生逗江漢何處狎

漁樵二句自傷

我隨地栽竹灤西之竹亦所愛者其如浮生若萍無定踪何數年遠遊無一成就碌碌兒輩隨地長成至於林廬之別不知幾處就此四十畝中目前雜卉似無足觀他日穠花雖錦不若今日具舟臨別又復巡圃念昔攜鉏不忍竟置耳正月喧鶯尚嫌其早茲辰放鷗已覺其遲還顧園中在雪籬者梅已堪折在風榭者柳亦將舒今贈卿家即為卿有也從此殘生飄飄江漢彼江漢甚大殘生甚微以殘生逗江漢間不過漁樵作伴茫茫天

地稅駕
焉知哉

送大理封王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王簿前閬州
賢子余與王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
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巒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

四句送大

理十六字已盡

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欵欵中道許蒼

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

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

以上申明親事不合之故

餘寒坼花卉恨別滿

江鄉

二句結還送別

謝混尚晉武帝女呼為禁巒今禁巒而去東床親事不合矣趨庭而赴北堂却赴通州也赴北堂則風波遠涉

此涉為空涉去東床則琴瑟幾張欲張而竟虛張但王簿係閬州子是渥洼騏驎所平章鄭氏女子又崑山鳳凰前者兩家垂欲納采不圖中道又許他族我意鄭氏秦晉之匹必如封家王謝之郎乃封家五郎誠然青春年貌而有才調誰知鄭氏女子竟使白首偕老而失輝光於是玉潤女婿孤立無耦珠明女子幾於閨投當此春寒花卉方坼沂江而歸流恨何如耶

杜詩闡卷二十九

終

林荷蘭卷二十六

子已盡 渥水出驥驥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欬欬中道詩意

倉 而飄飄野回咬眼 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

洞 春寒芬卉衣袂代工 光放曼玉聞文散孤立無睡凝眼女子幾休聞對當地

江 羊態而育下晴晴映曠天女子竟動白首韶華而夫戰

秦晉之匹必咬桂寒王攜之順八桂寒正領嬌然青春

鳳前昔兩寒舞浴絲采不圖中首又結出熱我意曠天

載於閨州子曼風去期觀和平常曠天女子又真山鳳

地逝為空逝去東來阻琴瑟幾幾浴氣而竟盡斯世主

